杜詩批解 十一

侵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二十一

五古

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鶴〕曰大曆元年作

三伏適已過〔洙〕曰陰陽書曰夏至後第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王彪之井賦三伏焦暑亢陽重授〔澤堂〕曰杜五言長篇除北征咏懷數篇外無甚精妙如此篇最莽鹵驕陽化為霖〔夢弼〕曰驕陽旱也雨三日為霖欲歸瀼西宅阻此江浦深壞舟百板拆〔師〕曰自此句以下敘阻雨舟破恐泥不可濟故思歸也峻岸復萬尋篙工初一棄恐泥勞寸心〔批〕恐泥屢用〔澤堂〕曰初欲不用篙工恐滯泥而勞心佇立東城隅悵望高飛禽〔趙〕曰此言望瀼西而阻於渡涉恨無羽翼以飛去也草堂亂玄圃不隔崑崙岑〔夢弼〕曰崑崙玄圃蓋神仙所居甫以草堂比玄圃崑崙遠而不可致以阻雨故也〔澤堂〕曰草堂與玄圃相亂又似不隔崑崙岑昏渾衣裳外

倭

【批】昏渾語生　曠絶同層陰園。甘長成時【增註】曰蜀都賦户有橘柚之園【澤堂】

曰特拈此物説　三寸如黄金【增註】曰按集夔州即事詩有曰三寸黄甘猶自青是也　諸

侯舊上計厥貢傾千林【增註】曰謂諸侯上計簿于天子以柑爲貢也【澤堂】曰按唐志

夔州貢柑橘諸侯謂夔守也　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客居暫封

殖【增註】曰柑可用八貢以奉至尊非不貴也而邦人反不足爲重者無他苦於豪吏之侵奪故耳邦人既

不重之惟客居尚可封植也【增註】曰左傳昭公二年季武子曰敢不封植此樹　日夜偶瑤琴

【批】本不相著適得故實　虛徐五株態側塞煩胷襟【澤堂】曰思其甘林之態如

塞胷襟也以下至末句皆想像之景　焉得輟兩足杖藜出嶇嶔條流數

翠實【增註】曰數所主切計也謂計其甘之實也【澤堂】曰條流猶分別也　偃息歸碧潯

【增註】曰潯徐心切謂枕乎潯而卧也　拂拭烏皮几喜聞樵牧音【增註】曰張景陽

試杖藜循崖側晴聞樵牧音令兒快搔背脫我頭上簪【夢弼】曰甫欲得歸瀼西排鳥几而听樵牧之音脫簪搔背豈不快人意也哉以其阻雨未得歸故思之也

五古

柴門【趙】曰大曆元年夏末求居於瀼西時作若云是大曆二年則是年無旱又自瀼西遷居東屯矣

泛舟登瀼西【洙】曰瀼音讓楚俗以山谷間水可涉者為瀼秦俗以堰水為瀼【趙】曰夔州惟有東瀼溪瀼東瀼西則水兩傍之名回首望兩崖【夢弼】曰東西峽也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趙】曰爾雅云祭天曰燔柴積薪而焚之也【鶴】曰按唐五行志永泰二年關內大旱自三月不雨至于六月永泰二年改大曆元年東城指夔自蜀言之夔居東也故舊為巴東郡長影沒窈窕餘光散谽谺【夢弼】曰谽胡紺切嚅也谺虛加切張口也按谽谺一作谽呀音同空谷也言旱氣隱見巖谷之間也大江蟠嵌根歸海成一家【鶴】曰

嵌口銜切〔趙〕曰嵌巖之根也出莊子賢者伏於大山嵌巖之下公所言雖蟠曲於嵌巖而終於流出以歸于海也〔朱〕曰禹貢九州之水皆八于海

下衝割坤軸〔夔注〕曰割害也水暫下衝如割坤軸然

竦壁攢鏌鋣〔夔注〕曰言山峭立如聳鏌鋣之寶劍矣莊子大冶鑄金爲鏌鋣此兩聯言峽中山水之狀也

蕭瑟洒秋色瑟一作颯

氣昏霾日車氣一作氛〔夔注〕曰日乘車駕以六龍而煙嵐之氣昏蔽之也莊子乘日之車遊於襄城之野

峽門自此始峽一作峽〔夔注〕曰峽以夔切夔州地名言兩山傍夾相對兩峙立如門然〔澤堂〕曰峽中實狀

最窄容浮查〔夔注〕曰查與槎同昔有人乘槎至天河亦甫自謂

禹功翊造化疏鑿就欹斜〔趙〕曰江賦巴東之峽夏后所鑿

巴渠決太古〔夔注〕曰謂自天地剖判以來有之

衆水爲長蛇〔趙〕曰此水爲長蛇亦新矣

風煙渺吳蜀舟檝通鹽麻〔夔注〕曰吳出鹽蜀出麻兩相貿易也按集有曰蜀馬久不來吳鹽擁荊門是也

我今遠遊子又

飄颻風轉混泥沙萬物附本性〔澤堂〕曰附依也約身不願奢〔趙〕曰孟子曰不願人之文繡茅棟蓋一床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粟在眼無咨嗟〔夢弼〕曰濁醪脫粟可以醉飽何恨之有也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洙〕曰陶潛詩山氣日夕佳貧病固其常病一作賤〔夢弼〕曰家語貧者士之常富貴任生涯老於干戈際宅幸蓬蓽遮石亂上雲氣杉清延月華清一作晴月一作日賞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誇〔洙〕曰漢書理得則不愳謝靈運詩意愜理無適足了垂白年〔趙〕曰畢卓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敢居高士差〔批〕師註差輩也未聞殆肯差耳但言高士差亦可一笑〔師〕曰差輩也敢以高士為伍書此豁平昔回首猶暮霞

五古

甘林〔鶴〕曰大曆二年吐蕃寇近畿子儀屯涇陽京師戒嚴秋公居東屯

捨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衣夢弼曰甫寓居荊楚有甘林可入解衣以自遣適也

青芻適馬性夢弼曰謂解馬以就芻非獨人適其性馬亦適其性也好鳥知人

歸夢弼曰謂鳥亦認主人而喜也晨光映遠岫夕露見日晞遲暮少

寢食清曠喜荊扉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違草堂曰城市俗

態令人厭倦惟在野無所違此是得之天機者試問甘藜藿洙曰莊子藜藿不糝未肯

羨輕肥草堂曰自問自答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趙曰莊子蚿曰

予動吾天機主自然也勿矜朱門是陋此白屋非洙曰郭景純詩朱門何足

榮蕭望之傳周公致白屋之士明朝步鄰里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斂

數夢弼曰數色角切鶴曰按舊史大曆元年十月丁未百寮上表以軍興急於糧餉請納職田以助費

可見賦斂之數脫粟為爾揮洙曰公孫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此言民雖困賦斂猶能致意於

賓客故曰可依也相携行豆田秋花靄菲菲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畿趙曰言豆雖結實而長老者不得喫也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批賣豆助軍詩人有過甚者然足以戒宋曰言賦斂煩重而民無餘貲澤堂曰幽怡曠遠之趣忠義感憤之情千載如見主人長跪辭戎馬何時稀我衰易悲傷屈指數賊圍參評曰數所矩切計也勸其死王命愼勿遠奮飛趙曰詩不能奮飛參評曰下民怨憤故甫勉以忠義而死王命莫若鳥奮飛而遠適此亦汝墳忠於君之意

五古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鶴曰大曆二年瀼西作雖東屯瀼西俱有茅屋東屯詩所謂東屯復瀼西往來皆茅屋是也然園圃在瀼西

真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朱】曰襄陽耆舊記龐德公在沔水上至不入襄陽城

【澤堂】曰城市人便黠見野人真率便相嫌譏此公所畏也及乎歸茅宇一作及歸在茅屋

旁舍未曾嗔【夢弼】曰謂彼此皆淳朴也老病忌拘束應接喪精神

【趙】曰使人應接不暇【希】曰揚雄解嘲但費精神於此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

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勻冬菁飯之半【担】飯之牛亦奇惟【夢弼】曰

菁謂蔓菁可為羹以將飯也牛力晚來新【夢弼】曰謂牛晝暑則力乏晚凉則力生也深

耕種數畝未甚後四鄰【夢弼】曰言耕種不甚後時比之四鄰未為劣也嘉蔬

既不一名數頗具陳荊巫非苦寒採擷接青春【夢弼】曰荊

巫屬荊楚今江陵也其地暖自冬接春皆不乏此物得以供採擷也飛來兩白鶴【夢弼】曰此

下用古樂府艷歌行意以書其觸目也古詞曰飛來雙白鶴乃從西北來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暮

啄泥中斧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尚
經矰繳勤經一作驚夢弼曰矰咨登切繳與繫同並之若切矰繳謂以絲繫矢而射也三
步六號吽批三步六號惟志屈悲哀頻澤堂曰即事雖似賦亦以自喻鸞皇
不相待皇一作鳳側頸訴高旻夢弼曰爾雅秋為旻天杖藜俯沙渚
為汝鼻酸辛夢弼曰甫因覩兩鶴其一損傷不能追企鸞鳳高翔旻天頗自傷其已衰病無
復騰踏之志也

月 五律

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朱曰天河銀漢也趙曰謂之新則知為秋七月也
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澤堂曰句法魍魎移深樹移一作多
夢弼曰謂月明則魍魎移逃於深林也張載詠月詩魍魎難逃影蝦蟆動半輪朱曰月中

徵

真徵

有蝦蟆白兎【夢弼】曰淮南說林訓月照天下食於詹諸註詹諸月中蝦蟆也盧仝月食詩嘗聞古老說疑是蝦蟆精月賦蝦蟆傍輪而跳躍

故園當北斗【趙】曰長安上直北斗公之家在焉直想照西秦【夢弼】曰廣雅北斗樞為雍州按集有詩曰北斗故臨秦【澤堂】曰占斗柄如此月照西秦也

見螢火 七律 【鶴】曰大曆二年之秋在瀼西及東屯作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澤堂】曰見螢則覺有秋意下冷字甚新復亂簷前星宿稀【夢弼】曰宿息救切【澤堂】曰點綴星宿稀闊之處也却繞井欄添箇箇【澤堂】曰井欄非一柱故下箇箇字偶經花蘂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蒸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鶴]曰大曆二年在瀼西作

峽內多雲雨秋來尚鬱蒸[洙]曰高唐賦朝為行雲暮為行雨遠山朝。白帝[洙]曰見白帝城詩註[趙]曰說夔州蓋公之所在也深水謁。夷陵[洙]曰峽州有夷陵縣[鶴]曰歐陽六一公云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書荊以狄之而詩人亦曰蠻荊地濱大江[趙]曰說峽州蓋劉之所在也[澤堂]曰白起再戰而燒夷陵夷陵者楚之先君陵朝謁二字貼帝陵二字此琢句之工處

遲暮嗟為客西南喜得朋[夢得]曰時甫旅寓夔州作此詩以寄劉也易坤卦西南得朋[澤堂]曰喻使君哀猿更起坐[趙]曰聞哀猿之聲不覺起坐更平聲[澤堂]曰更迭也落鴈失飛騰[趙]曰以言其身如鴈之落而失於飛騰也[澤堂]曰聞落鴈之聲自失飛騰之思

伏枕思瓊樹[洙]曰江淹賦頹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趙]曰李陵贈蘇武詩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臨軒對玉繩[洙]曰玉繩星名謝玄暉詩玉繩低建章[夢得]曰謂夜坐對玉繩之明

而永懷之也青松寒不落趙曰以言劉使君之勁節也碧海闊逾澄趙曰
以言劉使君之寬量東方朔十洲記東有碧海廣狹浩汗與東海等水不醎苦昔歲文為理
羣公價盡增朱曰有文之世羣公皆馳譽得時其價增鮑曰言玄宗之世以文理天下也
家聲同令聞鄭曰聞亡運切名達也以令聞為家聲趙曰公言已與劉使君也時論
以儒稱趙曰此言劉使君先世家聲與公祖審言同休當時士論並以儒稱之歸劉杜氏太
后當朝肅當一作臨須則天語批多才接迹昇夢弼曰謂賢人引類以進也
翠虛捎魍魎朱曰甘泉賦捎蘷魍註捎殺也師曰翠虛言山林之間捎拂魍魎喻小人之遠
遁也丹極上鯤鵬夢弼曰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摶扶搖而上者九
萬里趙曰棄捎不才如捎魍魎賢者得君如上鵾鵬宴引春壺滿一作酒恩分夏
簟冰批只合滿字壺即酒矣冰字義虛謂簟夢弼曰皆言太后寵賜宴會之盛也雕壺主

色筆【田】曰齊蕭慤秋夜賦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高材以為斯文雕章間出【朱】曰江淹夢得五色筆由是文藻日進

紫殿九華燈【朱】曰謝玄暉詩紫殿肅陰陰西京雜記元日然九華燈於南山上照見百里

學並盧王敏【朱】曰唐文苑傳盧照鄰與楊烱王勃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號為四傑

書偕褚薛能【朱】曰褚遂良薛稷也遂良之書得王逸少之體稷外祖魏徵家多褚書稷銳意摸學時無及者

老兄卩眞不墜乞小子獨無承亽【朱】曰言伯華所學眞不墜古人大體惟已無所承於前輩【[illegible]堂】曰盧王褚薛皆唐初詞翰之秀而劉杜二祖並驅著名今後孫惟伯華不忝祖業甫則自謙不承也

近有風流作乞聊從月繼徵之繼一作竁【夢弼】曰月竁指巴峽也使君近有所作之詩可求之於巴峽也【趙】曰自此下言劉使君之詩也言其詩之風流用對月繼則日月相繼而徵之舊作月竁竁窟也作月竁則於徵求劉使君之詩全無說矣

放蹄乞知。赤驥捩翅乞。服蒼鷹【夢弼】曰捩力結切【趙】曰兩句言劉使君詩如馬行鷹飛駿

疾如此【澤堂】日服深眼也 **卷軸来何晩襟懷庶可憑** 【夢窩】曰甫書接劉使君詩

軸可以慰其胷襟之久望也 **會期吟諷數** 【夢窩】色角切曰數 **益破旅愁凝**

【林】曰凝結也【趙】曰會欲數數吟諷之而用破散旅愁之凝結焉 **雕刻初誰料** 【林】曰楊子或問

雕刻衆形匪天賦【趙】曰謂其詩雕刻之妙誰能輕料之此蓋以造化言之也【澤堂】曰誰能窺揣其妙 **纖**

毫欲自矜 【趙】曰言纖毫皆妙而可矜詩也 **神融躡飛動** 【田】曰列子心凝形釋骨肉

都融不覺形之所寄足之所履隨風東西 **戰勝洗侵凌** 【田】曰韓子云昔子夏見曾子曰何肥

對曰戰勝故肥曾子曰何謂也對曰吾入見先生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

負故臞今先生之義勝故肥也【澤堂】曰神思融會欲躡飛動之勢此言文章造化之妙戰勝洗侵陵乃借

用子貢語以况文章純熟無復牽碍之狀陸機文賦仰逼俯侵云者所謂侵陵也然此子美形容劉作而

實以自喻如他作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之句及韓詩至寶不琱瑑神功謝

鋤耘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之句皆以自喻**妙取筌蹄棄**〔洙〕曰易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夢
弼〕曰言詩之妙不拘泥也**高宜百萬層**〔夢弼〕曰言其詩之高不可及也筌蹄百萬乃自為對
格〔澤堂〕曰以上極羨劉詩之妙**白頭遺恨在**〔趙〕曰公自歎也〔澤堂〕曰以下自叙**青竹**
幾人登〔洙〕曰青竹青簡也猶書於青簡者能幾人**回首追談笑勞歌跼寢**
興〔鄭〕曰跼渠六切不伸也〔趙〕曰追懷劉使君之談笑勞我之歌詠而跼蹐於寢興之間不得展也**年**
華紛已矣世故莽相仍〔趙〕曰方遭安史之亂而又有吐蕃之擾則世故相仍如草
莽之多矣**刺史卩諸侯貴**〔夢弼〕曰羨劉之為峽州刺史乃古諸侯之貴也**郎官列宿厶**
應〔洙〕曰漢明帝云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非其人民受其殃〔趙〕曰宿音秀甫自謂為尚書工部員外
郎也**潘生卩驂閣遠**一云潘安雲閣遠〔夢弼〕曰驂閣謂閣下羅五馬也〔洙〕曰晉潘安仁秋興賦
序以太尉掾寓直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澤堂〕曰自喻**黃霸璽書增**〔洙〕曰黃霸

為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宣帝下詔稱揚賜關內侯黃金百斤循吏傳云二千石有治理效者輒報重書勉勵增秩賜金 趙曰言劉為太守政績如黃霸之治潁川也 澤堂曰已上二句並叙賓主

乳竇號攀石 趙曰此以下公自叙述也言乳竇號叶而攀石竇音畎 田曰爾雅竇有力註出西海大秦國似狗多肉獷惡

饑鼯訴落藤 朱曰蕪城賦階闥䴈鼯 夢弼曰鼯音吾似鼠 趙曰鼯以訴飢而至於落藤皆道夔州山居事

藥囊親道士 趙曰以其病故求服食於道士

灰劫問胡僧 趙曰謂以世故之多形於憂懼遂有胡僧之問矣 夢弼曰漢武帝鑿昆明池極深見灰墨無土舉朝不解以問東方朔朔對不知請問西域胡人至後漢明帝時外國道人來有憶方朔言者乃以武帝時灰墨問之胡人云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灰此乃劫灰之餘方知朔言有驗

憑久烏皮綻 朱曰烏皮几也 夢弼曰謂老嬾之故久憑烏皮之几也

簪稀白帽稜 朱曰管寧嘗著白帽 趙曰言髮少之故白帽白沙帽也 澤堂曰几以久憑而綻簪以稀插以稜稜言不刓也

林居

看蟻穴【趙】曰閑散之事也野食待魚罾【朱】曰罾魚網也筋力交彫喪

飄零免戰兢【澤堂】曰幸免傷肥膚於飄零之中皆為百里宰【趙】曰言身為郎官當其時自可以為百里宰也正似六安丞【批】此六安丞亦難註【纂】曰按後漢桓譚數言事忤旨出為六安丞忽不樂道病卒【趙】曰公言房琯無罪忤肅宗遂棄不省之正如桓譚之忤旨也姹

女縈新裹【夢得】曰姹陟駕切丹砂冷舊秤【朱】曰姹女丹砂修煉之事註見前

但求椿壽永【朱】曰莊子曰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以八千歲為秋莫慮杞天

崩【朱】曰列子杞國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鍊骨調情性【朱】曰文子曰太上養神其次養

形張兵撓棘矜【朱】曰徐樂傳奮棘矜師古曰棘戟也矜者棘之把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

把耳矜音巨升反【夢得】曰喻言血氣以為營衛不可撓亂也【澤堂】曰道家以喻語養生終自

惜【夢得】曰言修養之術終自愛惜也稽康有養生論伐數必全懲數一作叛【夢得】曰伐

有伐性之伐數則言壽也耆慾乃伐壽數之斧必當懲戒也或作伐叛非是 政術甘疎誕
詞場愧服膺【夢弼】曰甫自謙之言以為不若劉使君也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展懷
詩誦曾【洙】曰曾諸侯而有頌德者以德可歌誦也【夢】【趙】曰甫以此詩諸義於劉使君之政比之曾
侯也 割愛酒如澠【公白註】云左傳有酒如澠【夢弼】曰甫平生所嗜在酒今以消渴而戒之也
咄咄寧書字【洙】曰世說殷浩被廢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冥冥欲避
矰【洙】曰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夢弼】曰喻甫所以遠遁山林者以避讒間也 江湖多白
鳥天地有青蠅【批】註或以白鳥為蚊蚋非豈有兩句皆說讒成甚律度【洙】曰詩青蠅以喻
讒人也【鮑】曰與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同意指言自適也【修可】曰按白鳥有二說一說謂鷗鷺之類詩
言白鳥鶴鶴是也喻賢者之絜白乃棄置江湖之間一說謂白鳥蚊蚋也以譬小人言賢者居亂世欲隱
則為蚊蚋所嗜欲出則為青蠅所污是無逃於天地之間矣

草閣 五律

草閣 [鶴]曰草閣當在瀼西東屯間大曆二年秋作

草閣臨無地 [朱]曰頭陀寺碑飛閣逶迤下臨無地 柴扉永不關。魚龍回夜水 [田]曰酈元水經曰龍秋分而降蟄寢於淵故以秋日為夜也 星月動秋山。久露晴初濕 久一作々 晴一作清 高雲薄未還。泛舟慚小婦 飄泊損紅顏。 叄々

月 五律

併照巫山出 照一作點 新窺楚水清。羇棲愁裏見 一作秋 懷裏見 二十四回明。[鶴]曰公在雲安與夔州時望夜見月凡二十四回 必驗升沉體 如知進退情。[趙]曰月初出曰升既落曰沉升則進之道沉則退之道也 不違銀漢落 [蔡]曰鮑明遠詩夜移衡漢落 [夢弼]曰謂月將從與天河同落也抱朴子河漢者天之水也隨天而轉

入地
下過亦伴玉繩橫批是愛月者也洙曰謝靈運詩玉
繩低建章希曰春秋元命苞玉衡
南兩星爲玉繩星趙曰公謂看月至盡夜
不違銀漢落時亦必伴玉繩攢而後止

五律
十七夜對月鶴曰大曆二
年在瀼西作

秋月仍圓夜澤堂曰十七夜雖未滿
輪亦可謂圓故曰仍圓江村獨老身捲
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批自是不經人
道誰不了此光射潛虯動夢弼曰虬居幽
切無角龍也明翻宿鳥頻茅齋依橘柚清切露華
新澤堂曰引
橘柚又新

五律
白露鶴曰舊次在夔州詩內當是
大曆二年在瀼西往東屯作

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洙曰鮑明遠詩
附身散馬蹄圃開連石
樹船渡入江溪澤堂曰開圃則在於連石之樹下渡
船則由於入江之溪曲此是峽中實

景憑几看魚樂 沫曰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梁而羨魚之樂也 迴鞭急鳥棲 急一作至 師曰迴鞭急者以日暮鳥棲林也 澤堂曰以趂鳥棲時為急 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蹊

孟氏 五律 鶴曰詩云孟氏好兄弟當是指孟十二倉曹與十四主簿乃大曆二年夔州作

孟氏好兄弟養親唯小園承顏胝手足 夢弼曰謂勤勞於為圃以食親也荀子子道篇耕耘樹藝手足胼胝 坐客強盤飧 沫曰左傳盤飧寘壁 夢弼曰飧音孫熟食也 負米力葵外 力一作夕 批力葵固不可觧夕葵亦晦 沫曰家語子路為親負米 趙曰致力以治葵也 澤堂曰力葵疑夕畦治園供菜之外復負米於遠 讀書秋樹根 沫曰南史攸之言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今觀此詩知孟氏兄弟甘於負米力葵之窮不待十年而讀書又賢於攸之遠矣 澤堂曰讀書樹根亦是園中之景 卜鄰慙近舍訓子覺先門

陌

一作誰門 洙曰先門謂孟母教子擇鄰也 澤堂曰所以懃於卜鄰者以訓子知其為先輩之門庭

吾 驅豎子摘蒼耳 趙曰蒼耳今所謂羊負萊也詩謂之卷耳 鶴曰豎子即獠奴阿段公以大曆二年遷居赤甲瀼西皆在奉節縣北三十里此詩非在城郭中語當是大曆二年秋作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 夢弼曰南地寒晚秋氣畦已分炎瘴猶煩劇也

丁告勞苦無以供日夕 夢弼曰秋旱黍稷無收故農民告無以供餅也

蓬莠猶不燋野蔬暗泉石 夢弼曰蓬莠野蔬不以旱而有損益愈見繁盛如蒼耳之類是也

卷耳況療風 希曰苓耳也形似鼠耳叢生如盤 夢弼曰本草卷耳可以療風

童兒且時摘 一作童僕先時摘

侵星驅之去 夢弼曰星未没侵晨而往摘也

爛熳任遠適 夢弼曰東西南北隨其所有而求之也 澤堂曰爛熳不齊之皃衆雜爛熳瞞是也

放

筐亭午際亭一作當夢弼曰筐竹器故筐謂罷來也洗剥相蒙冪夢弼曰冪莫狄切謂洗其土剥其毛以筐盛而巾覆之也登床半生熟趙曰登食床也夢弼曰謂薦之於俎生熟相半欲其脆也下筋還小益夢弼曰謂食之愈風有補於人也加點瓜薤間依稀橘奴跡夢弼曰薤胡介切葷菜也或雜食於瓜薤之間其味酸甜如橘奴然洙曰李衡種橘於龍陽洲謂其子曰吾有千頭木奴歲可收絹千匹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籺窄夢弼曰籺胡骨切窄則格切陳平傳平食糠覈音義曰覈音籺麥糠不破者京師人麤食為籺頭或曰籺糏也糏碎米也飽食復何心夢弼曰當用兵之際官吏重斂於民黎民困苦至有食糠籺者其窘窄如此甫何忍獨飽荒哉膏粱客夢弼曰庖人用禽獻春膳膏香夏膳膏臊秋膳膏腥冬膳膏羶公食大夫禮以稻粱為加膳夢弼曰唐柳芳氏族論曰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堂曰太迫切澤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夢弼曰彼膏粱之士

陌

豪富之家荒縱不檢廚肉臭腐有餘豈知戰地積骨不葬者哉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洙]曰燕太子得荊軻與之臨池軻以尾抵龜太子命捧金以進軻用抵之[夢弼]曰飢荒之際下民有不得其食者而惡少年有如荊軻者以金抵蛙豈不謬哉甫之摘蒼耳以供食其亦有意也歟西京雜記漢侯幸有韓嫣好彈常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餘京師為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

五古

同元使君春陵行 并序[鶴]曰大曆二年在夔州作公時居夔之瀼西題云同元使君春陵行無義同當作簡序所謂簡知我者簡訛而為同耳

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

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批]此意尤好

遭亂髮盡白盡一作遷[夢弼]曰謂憂國故髮白也轉衰病相嬰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為客羸瘵成[趙]曰此言非不進藥以歎時之故憂思奪之而藥力減半也[夢弼]曰謂艱難則狀貌瘦削也吾人詩家秀秀一作流[夢弼]曰指道州元使君也博采世上名[批]自叙如此而起興如此比元之二詩故是作者吾人詩家秀蓋自道却似可笑[澤堂]曰杜公集大成於詩家古今詩人皆有評品無不語及者此句亦可驗太白所詠皆豪俠神仙女色而已故集中未嘗論人文章同時如杜如孟皆以其人而重之未曾賛歎其詩此李杜意向之別也槃槃元道州前聖畏後生[朱]曰槃槃言美之盛也史三女為槃論語後生可畏觀乎舂陵作欻見俊哲情復覽賊

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慟[宋]曰賈誼上疏可為慟哭者一可為流涕
者二匡衡常引經[宋]曰匡衡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道州憂黎
賡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作水[夢弼]曰兩章即舂陵行賊退篇是也
一字偕華星[趙]曰魏文帝詩華星出雲間致君唐虞際純朴憶大
庭[宋]曰莊子註大庭氏古者至德之世也[師]曰道州志在憂民常作兩章詞氣激於忠義一字不虛設
欲致君為堯舜之君使民風純朴如大庭氏故甫比之賈誼與匡衡也何時降璽書[宋]曰
前漢循吏傳二千石有治效輒以璽書勉勵焉用爾為丹青[趙]丹青謂圖象示人也[趙]曰莊
子為丹青則藻繢王猷粉飾治具[夢弼]曰甫為元道州治郡有功宜勵以璽書徵用為丹青老臣以黼黻
皇猷粉澤治具也[澤堂]曰古語云公卿神化之丹青社他詩云交合丹青地此言何不為公卿云獄
訟久衰息豈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夢弼]

曰結之治道州非惟止訟且又偃兵䘏百姓為奸吏掊取於是薄其賦斂為治近乎三代休明之時也

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趙】曰長纓者冠冕之事為元結不苟且在冠冕之中也

凉颷振南岳【批】別【洙】曰南岳衡山也之子寵若驚【洙】曰老子寵辱若驚

邑阻金印大阻一作沮興含滄溟清溟一作浪【批】謂元詩有棄官刺船語【夢弼】曰結雖蒙寵賜當受恩之際其色沮難足見其廉於進取也

我多長卿病【洙】曰長卿司馬相如也病渴

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洙】曰公孫城謂白帝城即夔州也

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

墨淡字欹傾【夢弼】曰謂作此篇之時正為消渴所苦而為呻吟哀苦之聲是以倦於研墨而書字横斜也

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批】其首尾如此情事甚真【夢弼】曰危苦詞謂道州舂陵之作【夢弼】曰甫感元道州舂陵之作因賦是詩冀知我者聽之也

舂陵行 幷序

元結 次山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户經賊已来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復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竟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

困瘵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飡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絶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撻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男兒女言發恐亂隨悲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傷復誰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惡烏同 劉曰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採國風

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 并序　　元結次山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徵斂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歲逢大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户洞壑當門前井税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来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

不如賊焉今彼徵歛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絶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将家就魚麥歸老江湖邊

七古

寄狄明府博濟 [鶴]曰大暦三年在夔州作

梁公曾孫我姨弟 [夢弼]曰狄仁傑封梁國公毋之姊妹之子曰姨弟 不見十年官濟濟 [夢弼]曰古人有十年至宰相者今博濟為官十年不見其濟濟歎其淹滞也 大賢之後竟陵遲浩蕩古今同一體 [夢弼]曰大賢指梁公陵遲衰替貌賢者之後多是不振天意不可知古今皆然 比看伯叔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寮底 [夢弼]曰底謂居百寮之下也 今者兄弟一百人 [批]百狄四十叔 幾人卓絶秉周禮 [夢弼]曰魯周之宗親能守周禮今博濟之族兄弟雖多卓然守梁公禮法者寧

有幾人【澤堂】曰此非貶辭在汝更用文章為長兄白眉復天啓【洙】曰

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眉中有白毛因以是為稱【夢】曰美博濟有文章乃諸弟人中之白眉者此天將啓梁公之後也【澤堂】曰不但秉禮復有文章汝門請從曾

公說【趙】曾公即曾祖【遭】曰曾謂梁公也【夢】太后當朝多巧計計一作詐狄公

執政在末年濁河終不污清濟【夢】【趙】曰武后當朝公卿多誹謗巧言相詆毀梁公執政以剛正自守不為群枉所撓如清濟不汚於濁河清濁有別也【趙】曰謝玄暉始出尚書省詩紛紛亂朝日濁河汚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洙】曰武后當朝革唐為周欲以武三思為儲貳以問宰相皆莫敢對仁傑獨曰臣每觀天下未厭唐德禁

中冊決詔房陵冊決一作決冊【洙】曰房陵中宗所在前朝長老皆流涕

前一作禁【洙】曰狄仁傑傳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頊李昭德皆有匡復讜言則天無復辭意唯仁傑每從容

奏對事無不以子毋悬情為言則天亦漸省悟召還中宗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夢弼〕曰洗桑禮切梁公薦張柬之與桓彦範等決策禁中誅諸武迎中宗使太宗社稷不泯一朝反正復見漢官威儀唐祚不遷皆狄公之力也漢光武紀父老或垂淚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批〕叙事亦褭〔夢弼〕曰梁公負不世之才遭時憂危以身獨任其事雖云荼苦不足以比梁公之勞苦為國家憂慮也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汝曹又宜裂土食裂土一作列鼎〔希〕曰列土即武成分土之義謂列地分國也身使門戶多旌棨〔夢弼〕曰唐制節度使就第賜旌節三品以上門立棨戟〔希〕曰子虛賦蜺旌註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為旌韓延壽傳幢棨註棨有衣之戟其衣以赤黑繒為之胡為飄泊岷漢間干謁侯王頗歷詆一作抵〔林〕曰詆許也漢息夫躬歷詆漢朝公卿〔夢弼〕曰傳齊既為元勳子孫宜裂土而食旌以棨戟胡為飄泛蜀漢之間以許謁為事哉

況歷詆公卿求遂其私意又非寬厚長者之所為也甫意深責傳濟宜守梁公之禮法無逐奔競之風也

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洙]曰謝靈運詩凝露方泥泥[鄭]曰泥奴禮切濃露也虎之飢下巉巖[夢弼]曰巉巖高貌蛟之橫出清泚[批]不成動盪更自短泚[夢弼]曰橫去聲早歸來黃汚人衣眼易眯[夢弼]曰眯漢中山水險阻居官者率多麁暴動即相殘不啻虎蛟之吞噬是以勉傳濟之早歸無為當路者所汚辱而莪之眯莫禮切物入眼中也歐曰莊子簸糠眯目[希]曰元規塵汚人[琴堂]曰恐是黃塵汚人

七古

寄韓諫議註[師]曰韓註直言陳天下事代宗不悅貶岳陽註適意遊君山棄人間事将為長往之計甫思之故有此作[鶴]曰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今我不樂思岳陽[夢弼]曰思韓註也身欲奮飛病在床[洙]曰詩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夢弼]曰甫時病渴美人娟娟隔秋水[洙]曰詩人以美人比君子故詩

有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趙曰公時在夔而韓在岳斯爲滿秋水矣

濯足洞庭望八荒

夢弼曰謂韓高傲有物外之意也

鴻飛冥冥日月白

夢弼曰鴻知去就喻賢者以道去其君也揚子問明篇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青楓葉赤天雨霜

夢弼曰雨去辨謂楚岸多楓當秋零落正是相思時節也趙曰鮑照詩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鴈天雨霜

玉京羣帝集北斗

至朱曰玉京帝居也五方各有帝惟北極爲尊夢弼曰晉天文志北極五星北辰最尊者也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人君之像號令之主趙曰羣帝如諸王三公之類以言天子五方之帝三十三天之帝雖稱帝而於大帝爲卑故稱羣帝也瞿堂曰寓言託意至星宮之君一句全伏題意以周南留滯一句全露題意收結一篇

或騎麒麟翳鳳凰

朱曰集仙傳天人降正妙想皆乘麒麟鳳凰龍鶴大鳥是也矣

芙蓉旌旗煙霧樂

夢弼曰謂張樂於煙霧之中旌旗之飾光粲乎芙蓉也瞿堂曰狀鈞天之

縹緲非謂煙中奏伎**在影動倒景搖瀟湘**[朱]曰郊祀志登遐倒景註在日月之上返照故其影倒也梁元纂要曰光曰景[趙]曰瀟湘言韓在岳陽也[夢弼]曰謂儀仗居日月之上光影搖動湘江之水喻群臣朝觀天子抆以群帝朝斗言也**星宮之君醉瓊漿**[夢弼]曰喻王子宴會群臣也[朱]曰楚詞華酌既陳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傍**[夢弼]曰羽人仙人也喻韓註言其骨不凡或韓註不預朝覲宴會足見其貶黜也不在傍言不在天子之左右也[澤堂]曰羽人不在旁大槩喻朝無正人至韓張良始入韓註見作事**似聞昨者赤松子**[朱]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恐是漢代韓張良**[澤堂]曰韓是姓料**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澤堂]曰韓彭葅盬良所以內傷**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湌楓香**[朱]曰漢張良其先韓人也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良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乃學辟穀道引呂后德其安太子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

問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良不得已強聽而食【沫】曰鮑明遠詩何時與汝曹啄腐共呑腥【趙】曰神仙傳壺公令費長房噉溷臭惡非常長房色難之公歎曰子不得仙也

周南留滯古莫惜

莫一作所【沫】曰太史公留滯周南【趙】曰以太史公比之

南極老人應壽昌

【夢弼】曰甫以註隱南方比之老人星嘆其不見也【沫】曰春秋元命苞云老人星治平則見見則主壽

美人胡為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

【批】此篇多瞅詫怳惚幾失韓註未竟不合【師】曰欲得此義德之人貢之玉堂以輔天子不宜隱於此也【希】曰揚雄傳上玉堂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此當是用揚雄傳中字雖然玉堂本出黃庭經所謂玉堂絳宇盡玄宮是【澤堂】曰諸註皆的批以為不可解者似未論盡意

七古

寄岑嘉州【公自註】州據蜀江外【趙】曰岑參也

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願逢顏色關塞

遠豈意出守江城居夢弼曰至德元年甫嘗與參同在禁省參忤權貴一麾而出守

嘉州故是詩以豈意言之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自踈鶴曰

黔州有江曰內江意嘉州之汶江則外江也是時公在夔州而岑在嘉嘉與峽程記謂遂蜀為峽郡者相近

故云且相接謝朓每篇堪諷誦洙曰宋謝朓字玄暉羊蓋曰謝公篇什擧無塵俗氣

夢弼曰甫以謝朓比岑參故懷思朓詩而諷誦之馮唐已老聽吹噓洙曰漢文帝問

馮唐曰父老何自為郎趙曰公自以馮唐為比而聽其有吹噓之者泊船秋夜經春草

趙曰公初至雲安是去年秋故云泊船秋夜今又見春故云經春草澤堂曰時之久伏枕青楓

限玉除趙曰青楓謂楚地玉除謂京闕也夢弼曰甫時卧疾于楚地之青楓自歎阻隔闕庭之遠

也澤堂曰地之遠眼前所寄選何物贈子雲安雙鯉魚洙曰古詩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七古

魏将軍歌

[鶴]曰夔州嘗號臨江軍而此詩云臨江節士安足數徐師川亦云甫自稱臨江節士當是大曆二年作

将軍昔著從事衫[批]一語便奇[夢弼]曰著陟略切[趙]曰初為幕官於元帥府耳鐵馬馳突重兩銜[洙]曰銜勒也[趙]曰馬勒重銜則戰馬之謹也被堅執銳略西極[洙]曰漢高祖紀朕親被堅執銳[師][古]曰爾雅西至於邠國謂之西極崑崙月窟東嶄巖[批]好句法[鄭]曰嶄仕咸切石高峻貌[洙]曰荊溪吳子良明輔云崑崙月窟在西而謂之東者蓋謂魏将軍略地至西方之極而回顧崑崙月窟却在東也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夢弼]曰子指魏也将軍監殿前羽衛之軍也[洙]曰漢有羽林軍詩云虓如虓虎言其勇也五年起家列霜戟[夢弼]曰戟棨戟也言其刃之白如霜也門列棨戟言魏将軍貴之驟也崔豹古今註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王公以下通用之隋書志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唐

咸

制勳至上柱國門立戟 **一日過海收風帆** 【趙】曰言將軍遠征而利於速戰 **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 【夢弼】曰長安少年一見將軍而猛氣爲之盡喪矣 **魏侯骨聳精爽緊** 【批】【夢弼】此魏侯覆出似無謂 曰言精神峭嶮也 **華嶽峯尖見秋隼** 【夢弼】曰隼聳尹切鷙鳥也【趙】曰清秋之隼鳥也凡鷙鳥以秋而健所以比之 **星纏寶校金盤陁** 【時可】曰星纏寶校金盤陁馬裝也顏延年赭白馬賦云寶校星纏鏤章霞布【舒】曰詩曰鈎膺鏤錫所謂寶校此其具也鮑照詩金節銅盤陁日照光蹀躞 **夜騎天駟超天河** 【夢弼】曰此魏將軍躍御賜之馬以討賊也【輔】曰天官書漢中四星曰天駟此以言御廐耳 **攙搶熒惑不敢動** 【鄭】曰攙初銜切搶楚耕切【夢弼】曰攙搶妖星熒惑火星【洙】曰公以攙搶比寇亂以熒惑比強暴言寇亂強暴皆畏將軍之威而不動也 **翠蕤雲旓相盪摩** 【鄭】曰旓所交切旌旗旒也【洙】曰翠蕤雲旓皆旗也相盪摩舒閑貌【夢弼】曰按文選啓翠華之蕤

㺢

吾爲子起歌都護【沫】曰漢遣王吉護匈奴南北兩道故曰都護【趙】曰古樂府有丁都護歌【澤堂】曰丁都護名盱劉宋時壯士酒闌插劍肝膽露鉤陳蒼蒼玄武暮【沫】曰隋天文志鉤陳六星在紫宮中故天子殿前亦有鉤陳所以法天也蒼蒼言其明也玄武亦明星也【趙】曰鉤陳星名玄武闕名【安石】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舊本誤以武字爲韻云風玄武極無義理徒誤學者以鉤陳則蒼蒼以玄武則暮言當酒闌插劍之時【夢弼】曰此比將軍之衛帝座也【澤堂】曰暮字亦當夜宿衛之意千秋萬歲奉明主【夢弼】曰申言魏將軍監軍於殿前矣

臨江節士安足數【批】起伏音節壯麗甚偉註謂子羨自稱節士此必不可者也【趙】曰言將軍乃天子之節士非特臨江王節士而已【修可】曰臨江節士史失其名惟古樂府載宋陸厥臨江王節士歌曰節士慷慨髮上衝冠彎弓掛若木長劍竦雲端是也

五律

秋峽

【鶴】曰大曆二年東屯作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批】狎至樵竪且以自全【註】曰言為客於外年老而不敢恃雖童稚亦狎熟免其猜忌為害乃所以全生也

衣裳垂素髮門巷落丹楓【澤堂】曰素髮而冠帶不稱門巷楓林非故鄉也常

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批】非無能無志【愛碧】曰張良傳高祖欲易太子呂后用張良計迎四皓至上驚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謂戚夫人曰我欲易之羽翼已成難動揺矣【澤堂】曰以隱兼現所以為恠用以自比不以老而自棄之意

五律

日暮【鶴】曰大曆二年在瀼西作

牛羊下来夕【沫】曰詩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

夜江山非故園【批】人人能言人人不能言與可惜歡娛地同耳石泉流暗壁

草露滴秋根一作滴秋原頭白燈明裏何須花燼繁【沫】曰世俗

語有喜事則燈結花今公頭白老矣何用喜為哉故不須燈燼繁華也澤堂曰燈有花燼則明明則惡其照白髮也

五律

月

鶴曰在夔州作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 趙曰言夜將盡矣登樓看月其明照於水而水光照樓 洗曰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此句謂之偏格唐名輩詩多用正格杜詩用偏格者十無二三 余曰王直方詩話云子美此二句才力富健

塵匣元開鏡 趙曰庾信鏡詩玉匣聊開鏡信用之於鏡而公則以比月為工矣

風簾自上鉤 洙曰月詩纖纖似玉鉤娟娟若娥眉 趙曰陳簫銓詩珠簾半上珊瑚鉤 鶴曰公以鏡比月非特此如緣空一鏡升簾目飛明鏡是也然今施之殘月則非故曰元開鏡匳簾見月如簾有鉤曾不因入故曰自上觀元與自二字見公體切用字之妙

兔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 趙曰上句公自言其老下自言其貪鶴髮老者之狀 澤堂曰月

文似鏡而我亦開匣似鉤而我亦上簾兔疑我髮白蟾憐我貂裘此皆上下對待之辭所以斟酌姮娥孤寡之恨不異於人也斟酌嫦娥寡天寒奈九秋

五律 曉望[鶴]曰大曆二年在東屯作

白帝更聲盡陽臺曉色分[趙]曰白帝者白帝城也陽臺則宋玉所謂陽臺也高峯寒上日疊嶺宿霾雲地坼江帆隱[趙]曰地坼言江闊也故江帆隱於其中耳[澤堂]曰地坼乃指峕崩斗斷處以高截故帆行而隱也天清木葉聞[劉]語至不可解則妙耳[澤堂]曰非不可解底語也〇天清衆籟俱息唯木葉聲可聞耳荊扉對麋鹿應共爾為群

七古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鶴]曰李秘書有二一李十五秘書一李八秘書此當是大曆二年在夔州別李十五丈秘書

不見秘書心若失 [夢弼]曰後漢黃憲傳戴良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所失

及見秘書失心疾 [洙]曰詩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安為動主理信然 [夢弼]曰安為動主義李侯之閑居始興也蓋靜則神全動則神耗理信然也[澤堂]曰四字疑釋典語 我

獨覺子神充實 一作精神實[夢弼]曰甫自傷奔走羨李侯之安居也 重聞西方

止觀經 [洙]曰佛西方之教其法有大觀大覺也[希]曰止觀經蓋摩訶止觀是經凡十卷昔天台僧湛然嘗為止觀輔行傳弘訣又述止觀科文云昔天寶十四載臨安私記元年建巳月請再書勘校未周衆巳潛寫屬海隅喪亂法侶星移或將八潭衛或持往吳楚寶應於浦陽重勘云云令詩作於大曆初則重聞之義亦見矣 老身古寺風泠泠 [夢弼]曰風賦泠泠清清[澤堂]曰悟解之語 妻

兒待米且歸去 米一作我一作來 他日杖藜來細聽 [批]磊落真率語短而暢亦自本分蕭散有情賢於強知解者

質青

五律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 鶴曰大曆二年作

藜杖侵寒露蓬門啓曙煙力稀經樹歇 澤堂曰稀欲盡之意 老困撥書眠 批語稱意 自秋覺追隨盡来因孝友偏 趙曰言今来孟氏家因重其兄弟孝友偏篤也 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 趙曰漢禰衡始弱冠孔融年四十為忘年交

五律 過客相尋 鶴曰大曆二年卜居瀼西作

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盥櫛 朱曰地幽故得遂踈慵也 客至罷琴書 朱曰雖以琴書自樂也 挂壁移筐果呼兒問煮魚 澤堂曰問疊疑問字移筐果於客座間以煮魚 時聞繫舟檝及此問吾廬 趙曰

公有言凡有舟檝過往必来見之也

五律

孟倉曹步趾領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 趙曰夏侯湛賦詰朝之暇步趾前蕪 鶴曰大曆二年秋作

楚岸通秋屐 澤堂曰謝来訪 胡床面夕畦 澤堂曰迎客處 藉糟分汁滓 沫曰劉伶酒德頌枕麴藉糟 趙曰周禮醴齊註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将如今甜酒 甕醬落提携 希曰甕醬用史記貨殖傳将醯千瓨之語 澤堂曰只是俚語看分落字是眼 飯糲添香味 趙曰麁糲之飯也 夢弼曰司馬遷傳堯舜糲粱之食註音辣張晏曰斛粟舂七斗米為糲 澤堂曰飯雖粗糲得此醬更添香味 朋来有醉泥 夢弼曰漢周澤傳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不齋醉如泥 理生郍免俗方法報山妻 師曰方法謂造酒醬之方法也酒醬乃生計日用之物不免求方法以告其家人也

齊

五律

課小竪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浄訖移牀三首鶴曰大曆二年在瀼西作

病枕依茅棟荒鉏浄果林夢弼曰鉏與鋤同澤堂曰治荒之鉏謂之荒鉏正與病枕相對背堂資僻遠澤堂曰果林背堂所以資其僻遠也在野興清深山

雉防求敵洙曰詩雉鳴求其牡趙曰雉性強而善鬭江猿應獨吟趙曰應平聲以鉏斫果林荒穢浄其枝蔓則猿来少應有獨吟而已澤堂曰防其鬭而應其吟亦荒僻之意

高不去夢弼曰洩以制切舒散貌澤堂曰與采菊南山之句同趣隱几亦無心批資防應不論洩雲突兀甚解不得洙曰莊子東郭子綦隱几嗒然似喪其耦註言心形兩忘也

衆壑生寒早長林卷霧齊青蟲懸就日朱果落封泥封一作成批亦眼前人所不到洙曰以泥封其接枝也

薄俗防人面人一作猩全身

學馬蹄【批】馬蹄亦得大意【趙】曰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吟詩坐迴首坐一作重隨意葛巾低【批】自畫

籬弱門何向【趙】曰言籬觸處損壞門無定向也沙虛岸只摧只一作自【批】字意宛轉

日斜魚更食客散鳥還來【批】幽趣宛密寒水光難定

秋山響易哀天涯稍曛黑【趙】曰謝靈運詩朝遊窮曛黑倚杖更徘徊

五律 溪上【鶴】曰大曆二年秋在瀼西作

峽內淹留客溪邊四五家古苔生迮地苔一作苔迮一作濕【鄭】曰迮側搭切迫也秋竹隱疎花塞俗人無井【洙】曰峽俗多引泉或負水以自給山田飯有沙西江使船至【夢弼】曰使所吏切從命者時復問京華

洙曰心未嘗忘王室也

五律

中夜

鶴曰大曆二年吐蕃入寇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 師曰望北辰言思君也 長爲萬里客有愧百年身 洙曰鮑明遠詩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身 故國風雲氣 夢弼曰故國謂長安也 師曰雲從龍風從虎喻君臣會聚甫家長安今客居蜀有萬里之遠故望風雲之氣有所感傷也 澤堂曰尚有中興之望 高堂戰伐塵 澤堂曰高堂指故國第宅皆入戰場 胡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 趙曰當時史朝義之亂未除而公興感亂階自祿山也 洙曰明皇嘗寵祿山坐於金雞障下肅宗爲言上曰胡有異相吾厭之 鶴曰胡雛當是指吐蕃也唐嘗以公主和親其恩澤不爲不厚而吐蕃又負恩入寇故云 趙曰公追思而傷及昔爲太平之人皆被此禍也

五絕

復愁十二首

洙曰此詩多感時事而言故無傳信者則闕之以俟有聞 鶴曰此詩

齋 徽 歟 徽 寒

當是太曆二年在瀼溪作吐蕃冠邠靈京師戒嚴

人烟生處僻(生一作遠)虎跡過新蹄野鶻翻窺草村船逆上溪

釣艇收緡盡昏鴉接翅稀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洙曰初學扇謂未甚圓也)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趙曰故園指長安也)昔歸相識少(批今)知叹可早已戰場多(其)(夢弼曰謂吐蕃未息也 擊壹曰悲切到骨)

身覺省郎在(趙曰公任工部員外郎故云)家須農事歸年深荒草徑老恐失柴扉(批此在此失自笑自言)

金絲鏤箭鏃皂尾製旗竿(製一作制 洙曰金絲箭皂尾旗皆胡服也)一自

風塵起猶嗟行路難【澤堂】曰戰器雖好無奈風塵阻塞也

貞觀銅牙弩【田】曰南越志云龍川唐時常有銅弩牙流出水皆銀黃彫鏤取之以製弩

開元錦獸張【趙】曰書若虞機張則所謂錦獸張者亦弩之物耳【鶴】曰申屠嘉傳以材官蹶張註材官之士多力能脚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曰錦獸張謂設射侯也

花門小箭好箭一作前【師】曰花門乃回紇也

此物棄沙場【趙】用夷變夏輕棄前輩

胡虜何曾盛上言馬乎干戈不肯休閭閻聽小子公【夢弼】曰聽平聲

談笑覓封侯【趙】曰此篇公盖憤生事邀功濫冒濫罷者矣雖閭閻小人亦說取封侯也【鶴】曰按唐史至德年間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至有朝士童僕衣金紫稱大官而給賤役者嘗自惠琮矯詔令崔希逸擊吐蕃受厚賞自此吐蕃無歲不入寇【澤堂】曰養寇自資徒取功名

今日翔麟馬翔一作祥夢弼曰按唐志翔麟廐名先宜駕鼓車洙曰漢文帝以千里馬駕鼓車無勞問河北將軍角榮華角一作覺趙曰言此馬不勞問惟河北諸將角勝於榮華而已澤堂曰用入材如用駿馬不制伏則當驕恣如河北叛將不復詭目前諸將亦爭榮華也

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鶴曰唐自天寶之後輿地半為盜區所賴江胡之地不失猶得藉以為國故史有唐得江淮財用濟中興之語高帝紀苑囿註曰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囿澤堂曰苑囿兵是中官魚朝恩輩自將不可增添以重其勢自古貔虎之徒不得充蒲皇城此軍容不入國之意也由來貔虎士不滿鳳凰城趙曰鳳凰城謂京兆也責天下勤王而已不在京城之兵多也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夢弼曰夔地暖秋暑尤盛也巫山猶錦

樹南國且黃鸝澤堂曰氣候不齊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述曰南史陶潛九日無酒出宅邊叢菊中坐久之逢刺史王弘送酒至即醉而歸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澤堂曰久病之中不覺詩拙既瘳乃知之所以吟多不能盡所欲言之意也

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述謂江總仕陳得賞賜猶在耳其意甚悲師曰江總陳後主狎客也陳破歸隋後復歸江南子美以身未歸故鄉故託江總以自比言總雖易主得歸猶不若子美流落而有銀魚之賜子美檢校工部朱紱銀魚澤堂曰公詩前有遠愧梁江總還家尙黑頭之語豈以陷賊守節自喻以不似江總失身歸鄉耶彼亡國賊俘何足比較

五律 搖落鶴曰大曆二年九月吐蕃寇邠靈州京師戒嚴當是其年作

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舟

鵝費羲之墨【夢弼】曰甫言字非逸少也晉王羲之字逸少性愛鵝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

貂餘季子裘【夢弼】曰甫言貧如蘇秦也戰國策蘇秦字季子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

長懷報明主卧病復高秋

七律

九日五首【鶴】曰大曆二年在夔州作按舊史是年九月吐蕃冠邠靈州京師戒嚴

重陽獨酌盃中酒獨酌一作少飲

抱病起登江上臺起一作豈

竹葉於人既無分【洙】曰張景陽七命乃有荊南烏程豫此竹葉竹葉酒名也【夢弼】曰甫自肺疾戒酒雖酌而竟不飲也【澤堂】曰竹葉名酒故非分所得

菊花從此不復開【洙】曰荊楚歲時記九日登高飲菊花酒補註詩人玉屑淵明子美無已三人作九日詩大槩相似子美云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復開此淵明所謂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榮也無已云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祗作

去年香此淵明所謂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也

殊方日落玄猿哭夢弼曰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霑裳

舊國霜前白鴈来鮑曰筆談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秋深則来来則霜降北入謂之霜信

弟妹蕭條各何往干戈衰謝两相催

舊日重陽日傳杯不放杯即今蓬鬢改但媿菊花開朱曰愁見節物也

北闕心長戀西江首獨回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来朱曰唐制九日賜宴及茱萸

舊與蘇司業夢弼曰蘇源明也

兼隨鄭廣文夢弼曰鄭虔也

采花香泛泛一作簇簇坐客醉紛紛野樹歌還倚秋砧醒却聞澤堂曰歌醒並屬人歌如行歌歌罷醒却聞三字亦誤蓋常時厭聞得醉眠暫息纔覺即入耳此是旅懷耿耿

轉仄難安之狀

歡娛兩冥漠洙曰言蘇鄭俱亡而已又流落也西北有孤雲

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滻源鶴曰十道志樊川即杜陵之鄉漢將軍樊噲食邑於此故曰樊川屬京兆府公之父嘗為奉天令因家焉因自號杜陵今曰故里者以此滻水為長安大川滻所簡切

他時一笑後今日幾人存洙曰言節物依然而人事更變也

巫峽蟠江路終南對國門對一作封夢弼曰終南長安之南山也

繫舟身萬里伏枕淚雙痕洙曰巫峽終南相去萬里於流落之際而又伏枕則羈苦可知也

為客裁烏帽夢弼曰唐輿服志隋貴臣多服黃文綾袍烏紗帽九環帶其後烏紗漸廢貴賤通服折上巾

從兒具綠樽佳辰對羣盜對一作帶愁絕更堪論澤堂曰為客尚裁烏帽兒亦為置綠酒但對羣盜為可愁絕耳

灰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

下不盡長江滾滾流 批句自雄暢 洙曰謂不舍晝夜也 萬里悲秋常作客 洙曰宋玉悲秋 百年多病獨登臺 洙曰相如多病臥於茂陵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盃 批結復鄭重句句實乃不滿耳 夢弼曰謂以肺疾而戒酒也 澤堂曰胡元瑞以此詩爲唐七言之冠大抵五六乃李王之祖

季秋江村 鶴曰詩云黃柑錦石皆夔州所有以前篇考之當是大曆二年作

喬木村墟古疎籬野蔓懸素琴將暇日 素一作清 趙曰言將琴往江村當暇日也 澤堂曰將送也 白首望霜天登俎黃柑重支床錦石圓遠遊雖寂寞難見此山川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 批何等語 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姪三首 鶴曰大曆二年在夔作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迥臨一時今夕會批一時謂諸客然合今夕言之則語病萬里故鄉情星落黃姑渚夢弼曰或謂古樂府東飛白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也乃俗聲之轉爾秋辭白帝城老人因酒病堅坐看君傾

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遮悠悠照邊塞洙曰月賦升素質之悠悠悄悄憶京華清動杯中物洙曰陶淵明詩天運苟如此且盡杯中物高隨海上查夢弼曰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又名桂星查羽仙棲息其上不眠瞻白兔洙曰劉孝綽月詩攢柯半玉蟾植叢映玉兔拾遺記玄州之南以水精為月刻瑤為兔百過落烏紗洙曰烏紗帽也澤堂曰猶百度也

江　　　　　　　　齊

對月那無酒登樓況有江批扶疎曲折自不容無聽歌驚白鬢笑舞拓秋窗夢弼曰拓他各切手推物也樽蟻添相續批樽蟻疊酒又不成語洙曰釋名酒有泛齊浮蟻在上泛泛然曹子建七啓盛以翠樽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沙鷗並一雙盡憐君醉倒更覺片心降片一作我洙曰詩我心則降

暮歸鶴曰大曆二年夔府作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夢弼曰言白帝城上屯戍擊柝以警夜也易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客子入門月皎皎夢弼曰客子甫自言也誰家擣練風淒淒批古樂府少及南渡桂水闕舟楫師曰恨無濟川之才夢弼曰寰宇記桂州臨桂縣漢水一名桂水北歸秦川多鼓鼙秦一作洛趙曰時吐蕃之兵未息也師曰言京師尚屯兵以防守也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

還杖藜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

鶴曰唐志太宗時以歲旱穀貴東人選者集于洛州謂之東選通典兩漢有倉曹吏主倉庫公大曆元年至夔常與孟倉曹兄弟往還此當在二年作

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貧藻鏡留連客批藻鏡亦拙夢弼曰藻鏡猶藻鑒也言孟倉曹赴選客東京也希曰按晉太康四年制曰藻鏡銓衡夢江山憔悴人批憔悴字活道蓬之歎流滯之感也夢弼曰甫自謂也秋風楚竹冷夜雪鞏梅春希曰夔屬楚地東都河南府有鞏縣故云朝夕高堂念應宜綵服新洙曰見休覔衣輕註

憑孟倉曹將書覔土婁舊莊

鶴曰公有先墓在河南宜又有莊墅

土婁河南地名也公以乾元戊戌徃洛陽明年歸華州至大曆二年爲十年是年作

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岑爲歷雲山問無辭荊棘深

北風黃葉下南浦白頭吟夢鶴曰甫自謂也十載江湖客茫

茫遲暮心澤堂曰歲晚而不見故鄉

耳聾鶴曰大曆二年秋晚作

生年鶡冠子夢曰袁淑真隱傳曰鶡冠子者楚人隱居深山中衣弊履穿以鶡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澤堂曰生年猶平生也言平生類鶡冠子也

歎世鹿皮翁夢鶴曰列仙傳鹿皮翁菑川人岑上山有神泉乃上其巔作真舍留止食芝草飲神水著鹿皮衣後百餘年賣藥於市

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聾批意甚怨澤堂曰言耳已聾矣眼亦幾多時保不暗乎

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空澤堂曰戲語亦爽

黃落驚

徵　麻

山樹呼兒問朔風 批惟見落葉不聞風聲

小園 鶴曰園即瀼西果園當是大曆二年在瀼西作

由來巫峽水本自楚人家客病留因藥春深買為花 批倒句矯異 澤堂曰春深非耕種之時只為有花買之 秋庭風落果瀼岸雨頹沙 澤堂曰夏 問俗營寒事 澤堂曰冬 將詩待物華 澤堂曰買園在春深而夏秋冬之景則以詩待之此懸料之語

夜 鶴曰大曆二年在夔州作是年九月吐蕃寇靈州乙卯寇邠州子儀屯于涇陽京師戒嚴

絕岸風威動寒房燭影微嶺猿霜外宿江鳥夜深飛獨坐親雄劍哀歌嘆短衣煙塵繞閶闔 夢鶴曰謂吐蕃陷京師也 白首壯心違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鶴】曰大曆三年秋在東屯作

忽忽峽中睡【補】不知其何從来何所指但覺彼此有之悲風方一醒風一作秋西来有好鳥為我下青冥【師】曰漢武故事上忽見一青鳥從西方集殿前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来也以薛有仙姿故以況之公羽毛淨白雪慘澹飛雲汀【趙】曰晉道壹道人之言雪日先集其慘澹也既蒙主人顧舉翮唳孤亭【補】連用六句引譬而不終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舲【夢弼】曰舲音靈舟有窗者揚舲謂行舟也清文動哀玉【趙】曰此言佳士之文清如玉聲之哀蓋環佩之類徐陵賦哀玉發于新聲見道發新硎形【洙】曰莊子屠牛坦刀刃若新發於硎【師】曰薛善屬文復能知道故云欲學鴟夷子【洙】曰貨殖傳范蠡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註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待勤燕山銘【洙】曰後漢竇憲擊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一

勒功紀漢威德班固作銘誰重斬郅劍諸本斬邪劍一作斷蛇劍蔡夢弼傳卿會箋云斬邪劍乃用朱雲乞斬張禹事今按斬邪劍亦非豈邪乃郅字之訛耶漢元帝時西域都護甘延壽陳湯斬郅支單于於康居當作斬郅劍與上句勒燕山銘下句志在麒麟閣意相屬待致君君未聽趙曰此言利器如朱雲所用之劍而未施有致君之術然而君未用志在麒麟閣鶴曰見今代麒麟閣註無心雲母屏洙曰後漢鄭弘為太尉時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師曰甫勉薛莫學鴟夷子泛湖當如竇憲立功勒銘于燕然山畫象麒麟閣無徒若鄭弘為帝寵眷賜以雲母屏隔坐而已澤堂曰雲母屏只是閨寢所張如兩重雲母空烘影是也言薛志在功業初無心於閨闥也承上起下之辭卓氏近新寡豪家朱門扃門一作戶相如才調逸銀漢會雙星洙曰司馬相如初遊臨邛臨邛之富人卓氏有女名文君新寡善琴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遂為夫婦鶴曰雙星牛郎織

女也容來洗粉黛【夢弼】曰孟光傳始傳粉黛乃更為推髻著布衣操作而前日暮拾
流螢【批】此其用孟光車胤事以美新昏也隱約不是之甚其人必新娶【集】曰車胤聚螢讀書
無膏火勸郎勤六經老夫自汲澗野水日泠泠我歎
黑頭白君看銀印青【批】銀印青以銀青朝之也【夢弼】曰此言銀印青當如言帶日懸
栗荔技青同按漢百官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臥病識山鬼為農知
地形【洙】曰九章有山鬼相高下視肥磽辨五種君子不如老農誰矜坐錦帳【洙】曰漢百
官志郎官給錦帳苦厭食魚腥【夢弼】曰楚人重魚故也東南兩岸坼【夢弼】曰
謂峽江橫水注滄溟碧色忽惆悵風雷搜百靈【洙】曰見茲山朝
百靈註空中石白虎赤節引娉婷【希】曰善本石作右赤節猶絳節【夢弼】曰娉
匹遲切婷徒寧切自云帝里女【洙】曰本作帝季女文選我天帝之季女噀雨鳳

凰翎 沫曰秦王帝女也乘鳳凰仙去 師曰欒巴噀酒成雨故云噀雨 襄王薄行跡莫學冷如丁 沫曰襄王夢神女丁丁令威也去家一千年始一歸也 澤堂曰詳味詩意辭以武力志切名者故終始勉之其間揷得寡女神女兩段者必辭新要杜亦似有巫山之夢特聞閨閤語褻不欲彰說髣髴言之如休卞滑與涇者正謂不必談此是非歸重功名可也云爾 千秋一拭淚夢覺有微馨 批偶叙峽中忽及神女況前卓意又託丁鶴則猶前好鳥也 夢齋曰覺古效切 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熒 沫曰李廣射石虎沒羽揚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為開 夢齋曰青熒光明貌 丈人但安坐休辨渭與涇 沫曰無分清濁也 澤堂曰此一句乃結語但不曉題意未詳何謂 龍蛇尚格鬬 夢齋曰言戰爭未息也 洒血暗郊坰 夢齋曰言殺戮之多也 吾聞聰明主治國用輕刑 沫曰尚德也 銷兵鑄農器 夢齋曰謂偃武家語顏回曰願得明王聖主而補相之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

歎今古歲方寧文王日儉德俊乂始盈庭〔注〕日詩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萍〔注〕日家語楚昭王渡江得一物大如斗色赤以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師〕曰甫言薛能以至誠相感動能移此以感人主使之輕刑消兵務從節儉搜求賢俊如是則天下不期治而自治薛於此可以擬取榮華於年少之日豈但如甫客寓荊楚而食萍實也哉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二十二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鶴]曰按舊史杜鴻漸大曆二年六月戊申自蜀入朝當是大曆二年

青簾白舫益州来 [夢弼]曰舫府望切 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揺背指菊花開 [批]兩句皆目擊自然而險易天出極冊行之妙 [夢弼]曰此記時也 [澤堂]曰水落石出楓葉下墮有聲自船上俯而聽之櫓揺行急却背見岸菊貪

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 [夢弼]曰左傳宰孔謂齊侯曰且有後命無下拜 南極一星朝北斗 [批]南極朝北斗不必可解 [洙]曰晉天文志北極北而最尊者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北辰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人君之象也 [趙]曰南極以言李公在楚而往是爲南極之星北斗指長安蓋上直北斗而號北斗城也 [鶴]曰晉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

極蓋以此星喻杜鴻漸之老也**五雲多處是三台**[宋]曰五雲五色雲三台上台中台下台也[趙]曰晉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三公之位也[夢弼]曰三台指杜相公也

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鶴]曰台星指杜鴻漸八朝當是大曆二年秋七月作

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夢弼]曰唐六典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按唐書天寶十五載丁酉七月肅宗即位於靈武改至德元載是時子美自賊中竄歸鳳翔拜左拾遺而扈從乘輿也上元初止為改元之初非年號也趙傍又謂李秘書為補闕扈從於上即位改元之初當是至德時而作此時乃代宗時稱主上之初元未詳當攷 却**反氣凌行在**[洙]曰反氣謂賊未破也天子所幸謂之行在**妖星下直廬**[夢弼]曰妖星指祿山也承明廬乃學士直宿之所[洙]曰陸機詩扆並承明廬**六龍瞻漢闕**[洙]曰易時乘六龍[夢弼]曰假漢以言玄宗自西京出

奔也萬騎略姚墟朱曰蔡邕獨斷曰大駕備千乘萬騎帝王世紀曰瞽瞍之妻曰握登生舜于姚墟故得姓氏於姚氏也夢弼曰言賊兵掠取河北也澤堂曰六龍還向漢關萬馬即略姚墟皆回鑾收復之事玄朔回天步回一作巡朱曰詩天步斯頻夢弼曰謂肅宗即位靈武整兵朔方郡曰言回朔也神都憶帝車朱曰武后以東都為神都時天子尚在蜀故言憶後漢輿服志攜龍角為帝車一戎纔汗馬批一戎不成語朱曰書一戎衣天下大定百姓免為魚朱曰昭元年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通籍蟠螭印朱曰通籍註籍者為二尺竹牒書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官門案省相應乃得入蟠螭謂印鼻細上文也夢弼曰按漢舊儀天子六璽皆王螭虎細也差肩列鳳輿批從萬騎略姚墟來不意至此然非為通籍地也詩之少識謂此夢弼曰甫以拾遺得與李秘書齊有以待天子之鳳輦也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朱曰漢書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既誅諸呂迎代王於代邸而立之

是爲文帝文帝即位益封朱虛侯二千户黄金一千斤【夢弼】曰肅宗以太子即位故殊乎文帝之迎於代
也朱虛侯乃高祖齊王之子李秘書亦宗室也故以爲比寇盜方歸順【洙】曰歸順歸降納款
乾坤欲晏如【洙】曰寧靜也。不才同補袞【洙】曰謂作拾遺也詩袞職有闕仲山
甫補之奉詔許牽裾【洙】曰魏辛毗字佐治文帝欲徙冀州民家十萬户實河南毗諫帝怒
不荅起入毗隨而引其裾曰謂拾遺得以直言極諫也【夢弼】鴛鷺叨雲閣【洙】曰古詩廁跡
鴛鷺行謂侍從列也騏驎滯玉除一作石渠【夢弼】曰騏驎神駿也宜留滯於王除以比李秘
書也【洙】曰除門屏之間也【澤堂】曰滯字惜其不登廊廟文園多病後【洙】曰司馬相如嘗有
消渴疾後拜爲孝文園令【夢弼】曰甫因以相如自比中散舊交疎【夢弼】曰甫與高李酣飲狂
吟不減嵇阮之交自飄迄後交遊遂疎絕也晉嵇康傳康拜中散大夫所與交者惟阮咸阮籍遂爲竹林
之遊飄泊哀相見平生意有餘風煙巫峽遠煙或作塵臺榭

楚宮虛 [夢弼]曰巫峽楚之宮皆甫飄泊之地也 觸目非論故 [夢弼]曰言昔時人物不堪論也阮步兵詩物故不可論

新文尚起予 [朱]曰語起予者商也 清秋凋碧柳

別浦落紅蕖 [夢弼]曰此紀時也 消息多旗幟經過數里閭 [朱]曰為喪亂多凋弊

戰連脣齒國 [朱]曰左傳五年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此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乎 [夢弼]曰謂史思明連結吐蕃入冠也

軍急羽毛書 [朱]曰魏武帝奏事曰若有急則插羽於檄謂之羽檄 [澤堂]曰毛字似贅 幕

府籌頻問 [朱]曰李廣幕府省文書 [古]曰幕府者以軍幕為義 [師] 山家藥正鋤 [公自]

[註]秘書比卧青城山中 台星入朝謁使節有吹噓 [夢弼]曰台星指杜公入朝遂稱羲李秘書而薦之於天子也

西蜀灾長弭乂南翁厶憤始攄 [夢弼]曰南翁子羡自喻也項籍傳南翁註南方之老人也

對敭抗士卒 抗一作坑 [批]坑士卒是極意下語然

欠觧【洙】曰欵餘章切說命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復齋漫録云對揚抗士卒初不曉其義讀司馬相如上林賦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抗五官切挫也方悟坑乃抗字之訛蓋李方入對宜論蜀中兵老財匱也【夢弼】曰今李秘書之行于羨期以對揚之際宜坑成都叛卒廢使西蜀安弭而南翁得以攄其憤懣也史記白起傳起善用兵為秦將秦攻趙趙軍敗降起盡坑殺之

乾沒費倉儲【洙】曰張湯傳湯始為小吏乾沒服虔曰乾沒謂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夢弼】曰乾音干言叛卒不勤後復乘隙是國家有乾沒之患而坐廢粮廩也【澤堂】曰轉輸之際有得有失自至消耗謂之乾沒

勢藉兵須用功無禮忽諸【批】無功而見禮者如此忽諸者驚也【夢弼】曰今維用兵之際觀其事勢文武不可偏廢亦須才士擢用朝廷之禮宜無忽於文儒也

御鞍金騕褭【洙】曰漢書音義曰騕褭者神馬也赤喙黑身與飛兔同明君有德則至

宮硯玉蟾蜍【洙】曰玉蟾蜍野硯水之器也

拜舞銀鉤落【批】亦不成語【夢弼】曰銀鉤謂詔書字畫也

恩波錦帕舒【洙】曰

西京雜記言秘閣圖書皆表以牙籤覆以錦帕【夢弼】【趙】曰言李秘書入謁天子蒙詔寵錫恩光之盛也 此
行非不濟良友昔相於【夢弼】曰焦貢易林患解憂除良友相於【澤堂】曰當考 去
棹依顏色棹一作旆一作帆去聲 沿流想疾徐【夢弼】曰謂下峽不疾不速也
沉緜疲井臼【洙】曰馮衍傳兒女常自操井臼【夢弼】曰甫言病久纏身又疲於自操井臼之役
也 倚薄似樵漁【夢弼】曰依山水而居故云似樵漁也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澤堂】曰倚薄
不自立之意言汨沒於衆人中 乞米煩佳客【鄭】曰乞去既切與人物也【澤堂】曰佳客本合雅
論而不免乞米以貧故也 鈔詩聽小胥【夢弼】曰鈔楚交切略也【洙】曰小胥小吏也【澤堂】曰小
胥自是昧識却鈔詩無偶故也 許 杜陵斜晚照潏水帶寒淤【夢弼】曰潏古穴
切水名淤居衣切濁泥也漢書上林賦音義潏水乃八川之一出杜陵杜陵潏水皆子美故里也 莫
話青溪髮【鄭】曰在荊州鬼谷子學仙處【夢弼】【趙】曰青溪今子美客居之地也 蕭蕭白映

梳【澤堂】曰因校書之行思見故國且請校書歸朝勿言我已老也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鶴】曰舊史大曆四年二月以湖南都團練觀察使韋之晉為潭州刺史則此詩送韋為衡州刺史而作也

寵渥徵黃漸【杜】不知別有黃否【朱】曰前漢循吏傳黃霸為潁川太守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夢弼】曰以黃霸比韋中丞也【澤堂】曰言為刺史乃被徵入相之漸 權宜借寇頻【朱】曰見河內猶宜借寇恂註【夢弼】曰復以寇恂比之也 湖南安背水【杜】背水如依山【[illegible]】曰韓信背水陣【夢弼】曰韋中丞鎮湖南崔瀷為幕府官以安集湖南之亂也 峽內憶行春【[illegible]】曰後漢鄭弘傳太守行春【夢弼】曰謂韋雖赴湖南而夔峽之民每思之也【澤堂】曰自夔峽為湖南觀察使 王室仍多故【夢弼】曰國語威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 蒼生依大臣還將徐孺榻處處待高人【朱】曰陳蕃為徐稚下榻【夢弼】曰韋謂中丞之待士如陳蕃

之設揭禮徐稚也或謂孺子甫自比也【澤堂】曰當如黃覇入相為民所依也

聞惠子過東溪 【鶴】曰大曆二年作

惠子白驢瘦 驢一作駒 歸溪唯病身 皇天無老眼 空谷滯斯人 崖蜜松花熟 一作古【文切】曰本草白蜜一名崖蜜【澤堂】曰崖蜂以松花為蜜 山杯竹葉春 杯一作醪【澤堂】曰山人以竹葉為酒 柴門了生事 黃綺未稱臣 黃一作園

大覺高僧蘭若 【公自註】和尚去冬往湖南

巫山不見廬山遠 【趙】曰廬山惠遠也 松林蘭若秋風晚 【修可】曰蘭若者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因用以名寺若爾者切 一老猶鳴日暮鐘 諸僧尚乞齋時飯 【希】曰楞嚴經云食辦擊鼓衆集撞鍾又毗羅三昧經云佛為法惠菩薩說四食時一

寔

旦食時為天食二午食時為法食正時佛斷云趣因
令問三世佛故制日午為法食正時也僧祗律云午
時日影過一髮一瞬即非時也又起因世
經佛教過中不食為齋【夢觀】曰乞去既切香爐峯色
隱睛湖【沫】曰香爐峯廬山之勝境也勢如香爐上有
飛泉【夢觀】曰遠法師廬山記東南有香爐峯
秀起遊氣籠其
上氣氳若烟種杏仙家近白榆【沫】曰神仙傳董奉
居廬山治病重者
種杏五株輕者一株號董仙杏林【夢觀】曰白榆星也
【趙】曰近白榆言其所居之高近乎星辰也古詩天上
何所有歷
歷種白榆飛錫去年啼邑子巳【之切】曰要覧又云昔高
僧隱峯遊五臺出淮西
擲錫飛空而往西天比丘持錫有二十五威儀凡室
中不得著地必掛於壁上故釋子稱遊行僧為飛錫
安住僧為掛錫【夢觀】曰飛錫謂和尚去
冬住淮南也邑子謂同邑之子思之也獻花何日許
門徒五【沫】曰高僧傳僧有戒行嚴潔天女来獻花【趙】曰
後分經載釋伽為靜慧仙人時獻五蓮花於燃
燈佛此獻花之祖也【夢觀】曰門徒謂從遊之諸弟子
也未知和尚歸在何日諸弟子當修供養以待之[illegible]

自瀼西荊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鶴曰公以大曆二年秋移居東屯

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煙霜淒野日秔稻熟天風人事傷蓬轉吾將守桂叢 宋曰劉安招隱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東屯復瀼西一種住青溪來往皆茅屋淹留為稻畦市喧宜近利 公自註西居近市易爲近利市三倍左傳晏子對景公語 林僻此無蹊 宋曰子建詩欲還絕無蹊 若訪衰翁語須令賸客迷 批賸必勝也字誤 夢弼曰賸實證切迷也陸機詩遊賞愧賸客

道北馮都使高齋見一川子能渠細石 澤堂曰子指馮 吾亦

沼清泉枕帶還相似帶一作席柴荊即有焉杜此焉字不知是他無後
押是他惟後押斫畬應費日夢弼曰爾雅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畬易曰不菑畬皆音
餘畬田凡三歲不可復種盖取餘之義也解纜不知年夢弼曰纜維舟索也學堂曰言解舟
下峽未卜其期

牢落西江外參差北戶間夢弼曰參初今切差初宜切淮南子南方之極自北
戶孫之外至委火炎風之野萬二千里註北戶孫國名日在其北皆為北向戶以日北故北戶久遊
巴子國鄭曰寰宇記夔子國後為楚之所滅至秦分為巴郡臥病楚人山幽獨
移佳境清深隔遠關寒空見鴛鷺回首想朝班

簡吳郎司法鶴曰盖公大曆二年秋自瀼西遷東屯故以草堂借吳郎也是年作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瀼西頭古堂本買藉疎

豁借汝遷居停宴遊夢弼曰借吳司法自舟中遷來以居而我甘心停宴遊也雲

石熒熒高葉曉曉一作曙風江颯颯亂帆秋却爲姻婭過

逢地夢弼曰按爾雅婦之父母婿之父母謂相爲婚姻兩婿相謂爲婭詩云瑣瑣姻婭許坐

層軒數散愁夢弼曰數色角切趙曰古堂公之所有既借吳郎住却是姻婭家之屋舍乃爲我過逢之地仍應許我坐於層軒以消其憂也

又呈吳郎鶴曰同前篇一時作

堂前撲棗任西隣夢弼曰撲普卜切擊也趙曰公舊嘗見有撲棗者矣今告吳郎以任從之無食無兒一婦人夢弼曰吳郎寓居瀼西堂前棗熟甫告之以任從西隣寡婦取以充飢推是心以治國平天下無非仁政乃所以嘉之也不爲困窮寧有此祇緣

恐懼轉須親夢弼曰言探斯婦人之情乃困窮所致又告吳郎當念其恐懼宜更親之甫之

豪

仁厚可知矣【澤堂】曰寡婦不可近只緣其零丁危懼暫須親厚也　即防遠客雖多事

防一作知【澤堂】曰知字是【澤】　使插疎籬却甚真（甚一作任）使一作便【趙】曰言雖任鄰婦取棗然吳郎以遠方來當謹藩籬以防他寇亦不害為真耳【澤堂】曰虞註因吳郎遠客而恐其見阻不來撲棗雖為多事不必如此而吳郎使插疎籬以別嫌疑則其意甚真亦非托辭也　已訴徵求貧到骨

正思戎馬淚盈巾　盈一作霑【批】此兩簡語甚媿箋辭詩皆若此實誤後人【澤堂】曰前日訴於我也○此婦前日已嘗告訴不免猶有官府徵求貧已極矣我因其意正思天下兵戈若此婦之窮困者衆為之墮淚

題栢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　【鶴】曰栢大貞節之猶子大曆二年作

叔父朱門貴郎君玉樹高　【希】曰古稱貴人之子及身嘗事其父者曰郎君【[illegible]】曰晉謝玄傳玄字幼度小頴悟與從兄朗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弟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

欲使其佳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山居精典籍文雅涉

風騷江漢終吾老雲林得爾曹哀絃繞白雪未與俗

人操【夢弼】曰操協平聲【夢弼】曰禮記絲聲哀琴錄琴曲有幽蘭白雪非知音者未可與之操

野屋流寒水山籬帶白雲靜應連虎穴喧已去人羣

筆架霑窗雨書籤映隙曛【鶴】曰籤子廉切【補注】李秘為鄴侯經書用紅牙籤史

書綠牙籤子書青牙籤集書白牙籤蕭蕭千里馬一作足【洙】曰詩蕭蕭馬鳴箇箇五

花文【批】喻其兄弟

覃山人隱居【鶴】曰覃山人在夔州大曆二年作

南極老人自有星【趙】曰老人星一名南極在井柳之中覃山人隱居此地自是南極老

人星也【夢弼】曰天官書狼北地有大星曰南極老壯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

山移文誰勤銘【沫】曰齊周顒隱鍾山後出為海鹽令欲過此山孔稚圭作北山移文其文云馳烟驛路勒移山庭【澤堂】曰羨隱士如老人星當在南山恨無北山移文之客也勤銘兼取燕山勒銘之義盖欲以移文鏡石也

徵君已去獨松菊【夢窩】曰陶徵君歸去來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

哀壑無光留戶庭【夢窩】曰殷仲文詩哀壑叩虛牝

予見亂離不得已

子知出處必須經【趙】曰上句以己微諷之言也我所以不仕而流落於外正以亂離之故耳而覃山人者何事而出哉故又以能經出處識之也【澤堂】曰經正也出處當以經常之道

高車駟馬帶傾覆【批】此隱居似在大路傍故云【夢窩】曰此戒之之言深矣古詩高車駟馬誰家子危走一失傷其身【澤堂】曰帶傾覆之禍也

悵望秋天虛翠屛【沫】曰天台賦聳壁立之翠屛【澤堂】曰此與寄常徵君詩同一語法而註社者以此為徵君已死哀悼之作盖誤看哀壑二字而不知五六句予子之為相與之辭也

魚　元

栢學士茅屋鶴曰唐有弘文集賢翰林學士此稱學士者雖未詳爲何人意必前所謂栢大兄弟也從舊次爲大曆二年作

碧山學士焚銀魚澤堂曰銀魚帶也鉛白馬却走身巖居尹曰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陳諫其失湛常乘白馬帝每見曰白馬生且復諫澤堂曰以身栖巖也古人已用三冬足朱曰東方朔讀書三冬文史足用年少今開萬卷餘一今作曽晴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堦溜決渠澤堂曰團如傾蓋溜似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朱曰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東屯月夜鶴曰大曆二年秋公自瀼西移居東屯當是其年作

抱疾漂萍老防邊舊穀屯春農親異俗歲月在衙門

山移文誰勒銘洙曰齊周顒隱鍾山後出爲海鹽令欲過此山孔稚圭作北山移文其文云馳烟驛路勒移山庭澤堂曰義隱士如老人星當在南山恨無北山移文之客也勒銘兼取燕山勒銘之義盖欲以移文鏡石也

徵君已去獨松菊夢弼曰陶徵君歸去來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

哀壑無光留戶庭夢弼曰殷仲文詩哀壑叩虛牝

予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趙曰上句以己微諷之言也我所以不仕而流落於外正以亂離之故耳而覃山人者何事而出哉故又以能經出處識之也澤堂曰經正也出處當以經常之道

高車駟馬帶傾覆趙此隱居似在大路傍故云夢弼曰此戒之之言深矣古詩高車駟馬誰家子危走一失傷其身澤堂曰帶傾覆之禍也

悵望秋天虛翠屏洙曰天台賦聳壁立之翠屏澤堂曰此與寄常徵君詩同一語法而註杜者以此爲徵君已死哀悼之作盖誤看哀壑二字而不知五六句予子之爲相與之辭也

天下雲月間欲眠

秋來蜂蝶愁無花、江口青、一楊

柳厨

【希】曰韋元成傳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青女霜楓重【末】曰青女霜神名黃牛峽水喧【希】曰夷陵有黃牛峽泥留虎鬪跡月掛客愁村【澤堂】曰東坡詩不用長愁掛月村語本此喬木澄稀影輕雲倚細痕【澤堂】曰影與痕皆指月數驚聞雀噪【夢得】曰數色角切蹔聽想猿蹲日轉東方白風來北斗昏天寒不成寢寢一作寐無夢寄歸魂

東屯北崦【夢得】曰崦衣撿切與崦同【鶴】曰公以大曆二年秋移居東屯作也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空村惟見鳥落日未逢人未一作不【批】上句只是此意愈覺蕭索步壑風吹面看松露滴身【澤堂】曰句語硬重遠山回白首戰地有黃塵

先 微

夜二首 鶴曰大曆二年夔州作

白夜月休弦 澤堂曰休弦則更減缺也下言月細可知 燈花半委眠 澤堂曰委落也委於眠時也 號山無定鹿落樹有驚蟬暫憶江東鱠 洙曰張翰憶鱸魚 兼懷雪下船 洙曰王子猷乘舟訪戴逵 蠻歌犯星起重覺在天邊 重一作空 澤堂曰暗用項羽驚聞楚歌之意

城郭悲笳暮村墟過翼稀甲兵年數久賦斂夜深歸 批比歲晏輸井稅江村人夜歸不惟少省情事不同 暗樹依巖落明河繞塞微 澤堂曰暗樹落葉不可見以巖故知之河本明白而遠塞故微也 斗斜人更望月細鵲休飛 洙曰樂府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澤堂曰斗斜則夜深之景人尚不寐月細林黑故鵲不飛也

冊　真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鶴]曰公在夔事種稻故耕於東屯瀼西俱有茅屋故移居東屯茅屋云来往兼茅屋淹留爲稻畦大曆二年瀼西作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頃間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 [澤堂]曰中聯乃無村眺望賒之意

御裌侵寒氣 [鄭]曰裌古洽切複衣也 嘗新破旅顏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

稻米炊能白秋葵煑復新誰云滑易飽老籍軟俱勻

種幸房州熟苗同伊闕春 [illegible]曰房州唐屬山南道與夔州同一道所種稻之種蓋自房州如禾譜所載洪州早及太平州稻禾名品是也伊闕縣屬河南府公有莊墅在河南故云苗同伊闕

無勞映渠盌自有色如銀 [黃]曰魏文車渠椀賦車渠玉屬也多纖理縟文生于西國廣雅云車渠石次玉 [澤堂]曰飯自白色不必待玉盌相映

秋野五首 鶴曰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是時賃居瀼西

秋野日荒蕪 荒一作疏 寒江動碧虛 繫舟蠻井絡 批此井絡亦用變了 沫曰左太冲蜀都賦岷山之精上為井洛註岷山為東井絡星之維 趙曰楚在春秋為蠻夷 澤堂曰如乘槎上斗牛之意喻飄泊之極遠 卜宅楚村墟 沫曰夔古楚附庸 棗熟從人打 從一作行 葵荒欲自鋤 自一作且 盤飧老夫食 分減及溪魚 批小事誰不能道能道者少

易識浮生理 難教一物違 沫曰物不可違其性也 水深魚極樂 林茂鳥知歸 吾老甘貧病 夢弼曰吾疑作衰 榮華有是非 趙曰吾老矣自安於貧病而無他念於榮華非不羡也而有是與非 秋風吹几杖 不厭北山薇 北一作此 希曰陸機曰薇山菜也莖葉似小豆蔓生味如豆藿北山猶言北山有菜也

禮樂攻吾短【批】謙厚典則藹然【澤堂】曰以在世不合受禮法攻砭非慵懶所宜故欲託興山林也

山林引興長之【趙】曰漢史所謂山林之士入而不能出也

掉頭紗帽側曝背竹書光【批】有典有則有興有情【沐】曰竹書古簡冊也【趙】曰暗用郝隆曬腹中書也

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批】幽事楚楚然不寒儉與養雛成鶴竹籠拾果遠矣【沐】曰蜜房蜂房也【趙】曰班固終南頌曰蜜房溜其顛

稀疏小紅翠【趙】曰言秋花也

駐屐近微香【批】清遠閑麗小見首尾如此可愛【夢弼】曰謂秋花之香也

遠岸秋沙白連山晚照紅潛鱗輸駭浪【趙】曰言魚以深為樂而峽水之深則輸瀉駭浪

歸翼會高風【批】輸不及會【修可】曰張翰曰如歸翼得高風翺翔投林中【趙】曰乃翼乎鴻毛遇順風之義【澤堂】曰輸入會遇

石砧響家家發樵聲箇箇同【沐】曰峽中樵人常唱大昌歌以吊柳青每聲闋即呼柳青然不知所為也

飛霜任青女賜

被隔南宮【朱】曰淮南子霜神青女註青女天神青天王女主霜雪後漢欒松嘗直南宮家貧無被帝聞而嘉之詔大官賜尚書郎已下食并給帷被【夢弼】曰公為尚書負外郎而旅寓于夔故隔乎南宮之賜也【澤堂】曰霜冷則任之矣所可恨無賜被以禦寒也

身許麒麟畫卮【批】矜重【朱】曰見今代麒麟閣註

年衰鴛鷺羣【朱】曰公晚方登朝籍【澤堂】曰鴛鷺羣猶言鷗鷺羣

大江秋易盛空峽夜多聞【批】索意非不小苦而氣槩老成上下圓足

逕隱千重石帆留一片雲【澤堂】曰逕隱於石帆視若雲皆深阻之狀

兒童解蠻語【鄭】曰解佳買切識也

不必作參軍【朱】曰世說郝隆為南蠻參軍上巳日作詩曰娵隅躍清池桓溫問何物荅曰名魚為娵隅溫曰何為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邦得不蠻語也

傷秋

【鶴】曰梁權道編在大曆元年九月夔州詩內然是年無大兵戈於將軍思汗馬之句

不協當是二年九月吐蕃冠靈州邠州京師戒嚴

林僻来人少林僻一作村僻山長去鳥微高秋收畫扇一作蔵羽扇洙曰班姬詠扇詩常恐秋節至凉颷奪炎熱久客掩柴扉柴一作荆懶慢頭時櫛洙曰嵇康書懶與慢相成艱難帶減圍洙曰謝靈運詩腰帶准疇昔不知今是非夢弼曰苦於奔走也将軍思汗馬趙曰吐蕃未息天子尚戎衣夢弼曰天子指代宗也白蔣風颷脆鄭曰說文蔣菰也廣雅蔣菰其米謂之彫胡夢弼曰颷音標殷檉曉夜稀鄭曰殷烏閑切赤黑色檉丑成切爾雅曰檉河柳澤堂曰稀凋疎也何年減豺虎減一作滅似有故園歸洙曰張孟陽詩季葉喪亂起盜賊如豺虎

兩鶴曰當是大曆二年夔州作時欲下峽入荆湘明年遂行是年吐蕃冠邠靈州

山雨不作泥江雲薄為霧雲一作雪晴飛半嶺鶴夢弼曰謂天将

雨也風亂平沙樹【夢弼】曰謂雨欲來也明滅洲景微隱見巖姿露

【夢弼】曰見賢遍切皆謂雨晴相半也拘悶出門遊【夢弼】曰謂雨拘束人則悶作出遊將以寫

其憂也曠絕經目趣【夢弼】曰謂雨阻憑高故眺望之極曠絕也消中日伏枕

【夢弼】曰消中謂有渴病也臥久塵及屨豈無平有輿【趙】曰有輿轎子也王子猷

聞辟疆有名園乘平肩輿而徑入莫辨望鄉路【夢弼】曰謂莫辨其路之有無也兵戈

浩未息【夢弼】曰謂群盜繼起也蛇虺反相顧【夢弼】曰言小人相妬害也悠悠

邊月破【夢弼】曰夔州邊郡也月破謂月將盡也鬱鬱流年度針灸阻朋

曹【趙】曰多病故須針灸與朋友阻儕如孟浩然言多病故人疎也糠籺對童孺【希】曰陳平

傳亦食糠覈耳孟康曰覈麥糠中未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麄屑為紇頭【夢弼】曰籺胡骨切糠

籺非精米也甫諷當時所對者皆卑汙小子更無至精之論也或曰糠籺乃貧者之所食今對童孺而食

之安乎貧也 一命須屈色 [趙]曰一命謂嚴武命甫為節度參謀須當屈己以下之也或曰一命小官也要人屈色以下之 新知漸成故窮荒益自卑飄泊欲誰訴尫羸愁應接俄頃恐違迕 違一作危[夢弼]曰謂應接少遲則觸其怒此譏其俗之薄也[澤堂]曰俄頃猶造次也 浮俗何萬端幽人有高步 [趙]曰左太冲詠史高步追許由[夢弼]曰惟幽人不隨流俗自有高致甫欲致之也 龐公竟獨往 [蔡]曰龐德公未嘗入州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不能屈後携妻子入鹿門山不返[希]曰淮南王荘子要略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子細萬物而獨往 尚子終罕遇 [洙]曰後漢逸民傳長字子平隱居不仕肆意遊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終 宿留洞庭秋 [趙]曰宿留音秀溜謂有所須待也 天寒瀟湘素 [夢弼]曰素謂江水白也 杖策可入舟送此齒髮暮 [夢弼]曰甫欲慕龐公尚子俟秋至乃策杖登舟入洞庭瀟湘以盡餘年也

秋淸【鶴】曰大曆二年詠出峽故有此作

高秋蘇肺氣【夢弼】曰甫有渴疾也白髮自能梳藥餌憎加減門庭閑掃除【夢弼】曰後漢陳蕃庭宇蕪穢薛勤曰何不掃除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澤堂】曰藥則加減亦可憎門庭以不得掃除爲閑杖藜還客拜【希】曰莊子原憲杖藜應門【澤堂】曰還疑迎字之誤愛竹遣兒書【趙】曰王子猷愛竹凡遣兒書則題字竹上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如

瞿塘兩崖【鶴】曰大曆二年秋晚作

三峽傳何處【澤堂】曰傳遆傳言至於峽口也雙崖壯此門【希】曰瞿塘乃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江望之如門也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杜】雲根自佳用得縹緲如畫【趙】曰雲根亦以言石猱玃鬚髯古【夢弼】曰猱乃高切玃厥縛切爾雅猱善援

玃善顑頤鮫龍窟宅尊（[澤堂]曰亦喻盜賊）羲和冬馭近（冬一作驂）愁畏日車翻（[杜]謂時事[趙]曰淮南子註曰乘車駕以六龍羲和爲之馭公以山之高故日去之近[魯]曰以冬日晷短故畏其日車翻去也[澤堂]曰日短則抵西南而回馭恐羲車遇險翻覆此亦憂世之心）

暝（[鶴]曰大曆二年在瀼西作）

日下四山陰山庭嵐氣侵（[朱]曰謝靈運詩夕曛嵐氣侵）牛羊歸徑險（[朱]曰北征賦日晻晻其將暮觀牛羊之下來）鳥雀聚枝深正枕當星劍（[朱]曰星劒劒上有星文也）收書動玉琴（[朱]曰玉琴以玉爲琴徽也[澤堂]曰琴書雜亂收書而誤動琴絃此亦暝時景）半扉開燭影欲掩見清砧（[澤堂]曰燭影出於開扉仍見清砧故欲掩而不掩也方掩時見砧杵動也）

雲（[鶴]曰大曆二年東屯作）

龍以瞿塘會以一作自江依白帝深終年常起峽每夜必通林牧獲辭霜渚澤堂曰其稼如雲獲了便辭分明在夕岑高齋非一處秀氣豁煩襟批若無題字實自難看

晨雨鶴曰在夔州作梁權道編在大曆二年

小雨晨光內初來葉上聞霧交纔洒地風逆旋隨雲暫起柴荊色輕霑鳥獸群麝香山一半夢衜曰褱字記秭歸縣麝香山在縣東南亭午未全分趙曰雨氣昏之一半明而一半未分也澤堂曰句句皆細雨

天池鶴曰池在夔州當是大曆二年在瀼西作

天池馬不到夢衜曰天池山上天然之池也嵐壁鳥纔通百頃青雲杪曾波白石中夢衜曰曾與曾同鬱紆騰秀氣蕭瑟浸寒空

直對巫山出七一作峽兼疑夏禹功夢弼曰疑其爲夏禹所鑿也澤堂曰巫山既是禹所鑿則此池亦疑夏禹之功魚龍開闢有菱芡古今同一作豐聞道奔雷黑初看浴日紅洙曰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澤堂曰水黃如日出其中西征賦乃有昆明池乎其中朝似暘谷夕類虞淵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洙曰宋玉賦楚襄王游於雲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當之欲問支機石夢弼曰荊楚歲時記張騫乘槎至天河見織女取支機石如臨獻寶宮洙曰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于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居天子沈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下寶器九秋驚鴈序萬里狎漁翁一作樵童更是無人處誅勞任薄躬勞一作茅

批誅勞亦不成語趙曰公自言其身以引末句雖無人之處可以卜居其誅鋤草茅之勞任責於微薄之躬也澤堂曰必是茅字之誤聲近而字同樣

即事 鶴曰大暦二年九月吐蕃寇邠靈州京師戒嚴此詩當是其時作

天畔群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 洙曰楚辭雷填填兮雨冥冥

一雙白魚不受釣 夢弼曰岷江白魚出必成雙漁人以網取之多得兩介不受釣言其相隨故也

三寸黃甘猶自青 師曰甘以三寸者入貢三寸猶青以未成熟 澤堂曰白烏避釣黃甘猶青此草亭孤寂之狀也

多病馬卿無日起 夢弼曰甫有肺疾自比相如也

窮途阮籍幾時醒 夢弼曰甫以思歸自比阮籍也

未聞細柳散金甲 夢弼曰謂干戈未息文帝紀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

腸斷秦州流濁涇 州一作川 鶴曰公弟妹避亂在山東河南鍾離無在秦州按通鑑廣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大震關秦州與洮渭臨等州俱陷至是未復故有斷腸之句

獨坐二首 鶴曰夔州東屯作

青　東

竟日雨冥冥雙崖洗更青【希】曰雙崖謂瞿唐兩崖也公有詩云雙崖壯北門

水花寒落岸山鳥暮過庭㛹老須䜩王【洙】曰唐寧王有㛹王盃以為飲器不㛹而自熱【趙】曰䜩王婦人也古詩云䜩趙多佳人美者顔如玉【澤堂】曰當從㛹王盃為是以酒對食亦的若為美婦人則大囊又非所當言

充飢憶楚萍【趙】避俗【洙】曰家語楚昭王渡江有一物大如斗圓而赤取之以問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

胡貂在樓上哀怨不堪聽

白狗斜臨北【田】曰水經註秭歸白狗峽蜀江中流兩面如削隱出白石如狗形故以名焉

黃牛更在東【洙】曰黃牛山在縣北荊州記曰黃牛山有石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行經信宿猶尚望見行者歌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一朝一暮黃牛如故

峽雲常照夜江日會兼風【澤堂】曰峽天常雲陰若會晴日則必有風此記實景也

曬藥安垂老【批】五

庚　支

字有味[夢弼]曰曬所賣功曝也應。門。試。小。童。[批]閑趣有商略[澤堂]曰小童初試應門傳謁其無五尺丁壯可知亦知行不逮逮一作遠苦恨耳多聾[澤堂]曰行步之不逮人則已知之最苦者聾真老態也

雨四首

微雨不滑道斷雲疎復行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批]輕清道盡[澤堂]曰紫崖奔逗處添得雨氣更黑白鳥在雨中繞得去邊明白而已秋日新霑影[趙]曰以雨之故日影朦朧為霑影矣寒江舊落聲[澤堂]曰前雨時聲也柴扉臨夜碓[鄭]曰都內切舂也半濕擣香秔擣一作我[趙]曰秔音庚稻也

江雨舊無時[澤堂]曰自舊而然也天晴忽散絲[趙]曰古詩雨如散絲暮秋霑物冷今日過雲遲上馬迴休出看鷗坐不辭高

軒當灧澦 高一作層鄭曰灧澦堆在瞿塘峽口 潤色靜書幃

物色歲將晏天隅人未歸朔風鳴淅淅寒雨下霏霏

多病久加飯 趙曰古詩上言加餐飯 衰容新授衣 夢弼曰詩豳風九月授衣

時危覺凋喪 喪一作亂 故舊短書稀

楚雨石苔滋京華消息遲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飢 澤堂曰譬意

神女花鈿落 趙曰神女廟在巫山山中花即神女所以為鈿者被雨而落

鮫人織杼悲 洙曰吳都賦泉客潛織而卷綃註泉客鮫人也織輕綃於泉室出於市閭賣之

繁憂不自整終日灑如絲 拙精意澤堂曰心緒亂不自整而雨亦終日如亂絲也

返照 鶴曰大曆二年在瀼西作

反照開巫峽 趙曰開則開豁之意澤堂曰巫峽陰森處常時日光不入惟斜照能開明之山谷中多此景 寒空半有無已低魚腹暗不盡白鹽孤 希曰魚腹浦與白鹽山皆在夔州 荻岸如秋水 趙曰荻花密布如秋水之翻波也 松門似畫圖 夢弼曰十道志松門在夔州 牛羊識童僕既夕應傳呼 夢弼曰詩日之夕矣牛羊下來 澤堂曰應答也

向夕 鶴曰大曆二年在瀼西作

畎畝孤城外江村亂水中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 批境意圓靜 余曰古今詩話云如此二句了無瑕纇含蓄深美殆不可模倣 鶴下雲汀近雞棲草屋同琴書散明燭長夜始堪終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鶴曰在東屯時作

為客無時了悲秋向夕終瘴餘夔子國時【夢弼】曰春秋夔子國乃漢魚復縣也霜薄楚王宮【洙】曰楚王遊蘭臺之宮草敵虛嵐翠花禁冷葉紅葉一作藥【澤堂】曰禁甚也年年小搖落不與故園同【夢弼】曰故園指長安舊居也【澤堂】曰瘴暖霜薄故草色如嵐花勝紅葉所以不似故園也

十月一日【鶴】曰大曆二年在東屯作【澤堂】曰題以十月一日此必楚蜀間以是日為令節也

有瘴非全歇為冬亦不難【趙】曰十月而瘴尚未全歇所以為冬候之難也【澤堂】曰有瘴故不至於寒沍所以為冬不難夜郎溪日暖【洙】曰夜郎西南夷也犍為有夜郎溪白帝峽風寒蒸裹如千室燋糖幸一柈糖一作糖【洙】曰後漢賓峽俗以蒸裹為節物【希】曰道家有北斗經本出於蜀經云裹蒸則是物蓋蜀之土風所尚公特拘聲律遂轉

魚

一字耳今江南亦有名褁蒸者信微物皆有所從【趙】日蒸褁樵糖皆十月一日之事如此【夢弼】曰按元微之詩雜尊多剥膳和羹半蒸菰此與蒸褁無異燒糖皆荊楚所同者【夢弼】曰樵即消切拌與盤同【澤堂】曰如同也千室同然也

茲辰南國重、舊俗自相歡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鄭】曰俳音排【鶴】曰俳諧謂俳優詼諧也大曆元年公初至夔州時作恠其習俗之異而記之

異俗吁可恠、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 【趙】養字去聲最恠決無用養字代供字之理且烏蠻鬼稱烏鬼亦可乎鸕鷀自是【夢弼】曰沈存中筆談峽中人謂鸕鷀為烏鬼以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捉出之【夢弼】曰諸家詩話烏鬼之說有四焉或以為猪或以為烏野神或以為烏蠻鬼或以為鸕鷀其說皆非也余按詩詞事略謂三峽荊楚間祀烏為神所謂神鴉也况巫楚之人多神鬼有殺人而祭之者故子美有可恠難居之句

頡頏食黃魚 【鮑】曰按爾雅註鱣大魚似

庚

鱓而短口在頷下邪行無鱗内黄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為黃魚補註頓都困切食一次也舊識

難為態新知已暗疎批新知漸熟漸厭未能遷舍其形容世態深得心髓識事之餘

倍覺語味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批賴此事不關渠耳補遺曰交態之態也難

與之態則甚薄矣楚辭曰樂莫樂兮新相知而至於已暗踈則其樂又可知故欲耕鑿耳不與薄俗相關

澤堂曰只有此不關渠一句也

西歷青羌坂鄭曰水經註江水徑巫峽過青羌山坂南留白帝城於菟

侵客恨夢弼曰於音烏菟音徒朱曰左傳楚人謂虎為於菟粔籹作人情批蒸裹如

千室尚有必意謂送者縱橫似家家如此至粔籹作人情則俚矣鄭曰粔其呂切籹尼呂切蒼頡曰宋玉

招魂云粔籹蜜餌有餦餭此註云粔籹以蜜和米煎作之澤堂曰以粔籹作人情是異俗也尾卜

傳神語朱曰巫俗擊尾觀其文理分析以定吉凶謂之尾卜畬田費火聲一作耕朱

日史記食貨傳火耕水耨田曰楚俗燒榛種田曰畬先以刀芟治林木曰斫畬其刀以木為柄刃勾曲謂之畬刀**是非何處定**澤堂曰是非不可闘見只言風俗是非也**高枕笑平生**公自註頃歲自秦涉隴從同谷縣出遊蜀留滯於巫山也批語自可茅無上干涉趙曰風俗不同是非焉有定但付之一聽而已澤堂曰所謂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難齊者可付一笑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二首鶴曰題云復至則是大曆二年自京屯歸瀼西後也

峽裏歸田客夢弼曰公以張衡自比也衡有歸田賦其略曰起塵埃以遊逝與世事乎長辭**江邊借馬騎**洙曰語有馬者借人乘之**非尋戴安道**洙曰見山陰詩**似向習家池**批如存備體夢弼曰晉山簡鎮襄陽每出遊多之習氏池上置酒輒醉**山險風烟合天寒橘柚垂**洙曰蜀都賦户有橘柚之園**築場看斂積**夢弼曰詩

豳風九月築場圃一學楚人為夢弼曰甫時寓夔峽也

短景難高臥衰年強此身山家蒸栗暖野飯射麋新。

宋曰玉色如蒸栗趙曰左傳射左麋鹿龜龜者麋背之高處也世路知交薄門庭畏

客頻趙曰惟其徒為面交而不心所以畏客來之多徒為紛紛也牧童斯在眼一斯

作復田父實為鄰澤堂曰無他交友只牧童耕友為鄰也語深而寓怨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鶴曰公以大曆二年秋居東屯此詩當作於其時

復作歸田去夢弼曰言自白帝歸田也猶殘穫稻功築場憐穴蟻

拾穗許村童趙曰見公之不殘不吝拾穗詩云遺秉滯穗伊寡婦之利落杵光輝光

白除芒子粒紅加飡可扶老趙曰扶老扶吾身之老也倉廩慰飄

之廩一作庾

刈稻了詠懷 【鶴】曰大曆二年初冬作是年九月十月吐蕃入寇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寒風疎草木旭日散雞豚

野哭初聞戰樵歌稍出村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

【趙】初聞其戰後見野哭乃已五字悲甚稍字尤蕭索可謂結意沉著非託之悠悠者

柳司馬至 【洙】曰此詩言中原用兵民未安居也 【鶴】曰詩云函關猶出將渭水更屯兵當是大曆二年作是年九月十日京師以吐蕃入寇而戒嚴故云

有客歸三峽相過問兩京 【洙】曰兩京雍洛 函關猶出將渭水更屯兵設備邯鄲道 【夢弼】曰唐志惠州有邯鄲縣屬河北漢書文帝曰此北走邯鄲道也 和親邏些城 些一作逤 【鄭】曰邏力佐切逤四箇切 【修可】曰邏些吐蕃都城名也姑蘇及蜀本杜詩作邏逤惟歐陽文忠公本作邏些當以舊史為正 【趙】曰出將屯兵與夫設備和親皆因吐蕃而

然也【澤堂】曰三句即使客所傳說 幽燕唯鳥去【趙】曰此地猶不通豈以安史雖滅而藩鎮相繼跋扈邪

商洛少人行衰謝身何補蕭條病轉嬰【洙】曰劉公幹詩余嬰沉痾疾

霜天到宮闕【趙】此謂霜天寒迥直到宮闕 戀主寸心明

自平【鶴】曰按舊史廣德元年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度張休縱兵大掠廣州今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則詩當作於大曆二年

自平宮中呂太一又【洙】曰呂太一代宗時爲廣南市舶使逐刺史張休而反【定功】曰宮中當作中官見舊唐史帝紀【師】曰東坡嘗云讀杜詩不識太一之義及覽拾遺見有呂寧爲太一宮使領廣南市舶逐刺史張休而叛乃曉太一非人名官號也【澤堂】曰然則太一畢竟是宮官史書廣州市舶使呂太一反既曰市舶使不應更以太一官號爲稱又凡書反者皆以名不以官此當是名太一 收珠

南海千餘日【師】曰廣連蠻洞守官不務懷輯則群蠻相率而叛珠璣犀象翡翠之類所以不

来貢也自平呂太一之後節制者得其人是以南海收珠凡三載矣

近供生犀翡翠稀

復恐征戍干戈密 戍一作伐【師】曰羣蠻近來貢獻稀以復恐鎮守者不能懷柔妄舉兵征討

蠻溪豪族小動搖 世封刺史非時朝 時一作常【師】曰唐太宗之時應溪蠻來歸者皆封刺史不以時朝不比内諸侯姑務羈縻而已【鶴】曰自平呂太一之後所貢近又稀以蓋以干戈復密蠻豪復搖舊史本大曆二年九月桂州山獠陷州城刺史李良遁去所以有蠻溪豪族小動搖之句

蓬萊殿裡諸主將 裏一作前【夢弼】曰長安志蓬萊殿在紫宸殿

才如伏波不得驕 【師】曰太宗時諸將之才率類馬援故不敢驕慢悖命傷令不然昔漢馬援為伏波將軍羣蠻畏服【澤堂】曰將帥如伏波蠻種不得驕橫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鶴】曰當是大曆元年作詳見註及後篇寄王十將軍

承後詩

天雨蕭蕭滯茅屋天一作山滯一作帶夢弼曰滯謂久雨也空山無以慰
幽獨銳頭將軍來何遲夢弼曰昔白起頭小而銳故以比王將軍將軍即王兵馬
使也令我心中苦不足數看黃霧亂玄雲時聽嚴風折
喬木夢弼曰數所角切此久雨之微也泉源冷冷雜猿狖夢弼曰狖余救切鼺
屬泥濘漠漠飢鴻鵠夢弼曰濘乃定切飢鴻鵠甫自喻也歲暮窮陰耿
未已人生會面難再得憶爾腰下鐵絲箭夢弼曰阮瑀詩箭抽
鐵絲剛刀插銀刃白射殺林中雪色鹿夢弼曰抱朴子虎及鹿兔皆壽千歲滿五百歲
者其尾皆白述異記鹿五百歲化為白鹿又五百歲為玄鹿前者坐皮因問毛知
子歷險人馬勞子一作君異獸如飛星宿落鄭曰宿息救切列星也
應弦不礙蒼山高夢弼曰謂射中應弦而落也安得突騎只五千

崒然眉骨皆爾曹夢弼曰崒眼沒切山貌走平亂世相催促一

豁明主正鬱陶夢弼曰甫羨王將軍善騎射欲得諸將皆如之督捕盗賊以豁明主鬱陶

不得申之氣也澤堂曰平亂世之催促豁明主之鬱陶憶昔范增碎玉斗憶一作恨

夢弼曰昔漢高祖與項羽會於鴻門遣張良獻玉斗於范增增碎之初祿山將作亂朝臣常諫帝若范增

之諫羽羽不聽故至有垓下之敗使玄宗聽直臣之諫豈至於京師陷而出犇乎未使吳兵

著白袍夢弼曰著直略切吳王夫差兵敗於越以素冠素袍祈哀越不聽又侯景令東吳盡著白

袍為營障昏昏閶闔閉氛祲趙曰閶闔吳門名也應劭曰天門此蓋指京師而云夢弼

曰祲子鴆切妖氣也十月荊南雷怒號趙曰時賊據京師十月而雷變異也

虎牙行公自注虎牙灘名也蕭銑僭江陵曰屯兵于此後常為屯守之地鶴曰荊州記

曰荊門江南虎牙江虎牙有文如虎荊門上合下開大曆二年作

賊

秋風欻吸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色洞庭揚波江漢迴虎牙銅柱皆傾側洙曰虎牙銅柱並灘名言江漢之間亦未寧靜也巫峽陰岑朔漠氣夢弼曰謂寒氣盛也峯巒窈窕溪谷黑澤堂曰窈窕幽深之貌杜鵑不來猿狖寒夢弼曰狖余救切猨屬山鬼幽憂雪霜逼洙曰九歌有山鬼楚老長嗟憶炎瘴洙曰以慘急所以憶炎瘴也鶴曰蓋傷兵戈違年殺氣日盛也三尺角弓兩斛力趙謂秋風筋勁也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竿滿雲直洙曰時多防戍也漁陽突騎獵青丘洙曰祿山之反皆漁陽突騎漁陽燕薊青丘內地屬洛陽犬戎鎖甲聞丹極聞一作圍洙曰犬戎吐蕃也丹極帝居也時吐蕃陷京師澤堂曰甲有聲聞於丹極八荒十年防盜賊鶴曰此勾上疑脫一勾征戍誅求寡妻哭遠客中宵淚霑臆趙亦

是捏合不甚稱初意夢弼曰當是時丁夫征役在外惟寡妻守家復遭誅求是以甫泱露臆而傷之也

寫懷二首

鶴曰詩云鄙夫到巫峽三歲如轉燭按公永泰元年至雲安大曆元年移居夔州郭三年下峽此當是大曆二年作故云三歲詩又云負暄候樵牧歲暮日月疾殆二年冬也

勞生共乾坤夢弼曰莊子大塊勞我以生何處異風俗澤堂曰天下人物皆以勞勤度一世何處得不勞生之處而居之耶冉冉自趨競師曰冉冉無氣貌人苟趨競於利則其氣喪矣行行見羈束師曰凡百所行但見羈束不自由也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朱曰言貴富貧賤一委順之而已所謂樂天知命者趙曰賤之所以悲者以貴形之也故無貴則賤者不悲貧之所不足者以富形之也故無富則貧者亦足此義甚明而舊註亂之萬古一骸骨朱曰同歸於死鄰家遞歌哭鄙夫到巫峽夢弼曰鄙

夫甫謙辭也

三歲如轉燭【洙】曰言光景之迅速也【夢弼】曰轉燭言燭影隨風轉而無定也

全命甘留滯【澤堂】曰留滯故得全非為苦也

忘情任榮辱【洙】曰一歸之於真

朝班及暮齒日給還脫粟【趙】曰公嘗為左拾遺今又為工部員外郎則所謂朝班公時年五十六矣所謂暮齒然日給還脫粟而已蓋其貧故也

編蓬石城東采藥山北谷北一作林【師】曰編蓬所以禦風雨采藥所以療衰病【鶴】曰石城在夔州

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綠【師】曰言能守其節操不為紛華變易其心也【澤堂】曰霜雪之間尋得藥苗最難能用心則不待條蔓綠而可采也

非關故安排【洙】曰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

曾是順幽獨【洙】曰謝靈運詩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鉤曲【洙】曰子曰古者以利為本人當安時處順不用注意安排著則是以利為本是以達理之士其直如弦也【洙】曰後漢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

曲直吾不

賀

知矣負暄俠樵牧【批】寫得甚恨【趙】曰列子楊朱篇曰昔者宋國有田夫暨東作自曝於日顧謂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當有重賞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已出日羣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為私實實一作室【師】曰甫以私居口體為累不免驅兒營治生計以為口實故也【夢弼】曰王筠詩我豈營私室

天寒行旅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忽中人忽一作惑【夢弼】曰中竹仲切【洙】曰楚辭薄寒之中人【師】曰謂暮年檢校工部尚書郎也世亂如蟣虱【夢弼】曰顏延年嘗有言亂世人事如蟣虱甚費梳杷嵇康養生論君子憂世如羣虱處褌中【澤堂】曰易於死亡也

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師】曰三皇之前其風淳朴寡慾而自足胡為有結繩陷此膠與漆【洙】曰言三皇之前民未有知結繩之後民僞日起而是非交搆膠漆

然趙曰莊子曰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夢
弼曰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 夢弼曰燧人氏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董孤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洙曰燧人火化而爭欲之心生董孤直筆而是非之端起故以燧人爲禍首以董孤爲厲階也

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 洙曰言愈察則愈繁澤堂曰密親近也 放神八極外 鶴曰師古曰八極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 俛仰俱蕭瑟 趙曰莊子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也 終契如往還 一作終然契真如師曰言有燈則有蛾有利則有爭要當放神俛仰無所凝滯視死生如往還也 得匪合仙術 合一作金夢弼曰邪子木詩安得金仙術兩腋生羽翼澤堂曰若識真如往還之理得非合於仙術耶○更考則一作似有理趣亦可解

釋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劒器行 并序鶴曰大曆二年十月公錐在東

屯而今序云夔州別駕元特宅見李十二娘舞劍器殆是公暫出府中也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別駕元特宅見臨潁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夢弼曰三載時甫纔三歲當作十二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灕夢弼曰瀏音流灕音離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夢弼曰明皇雜錄天寶中上命宮女數百人為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曉音度安祿山從范陽入覲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於梨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間有中官白秀正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獻其槽以邏逤檀為之溫潤如玉光輝可鑒有金縷紅文蹙成雙鳳貴妃每抱是琵琶奏於梨

園音韻凄清聽如雲外兩諸貴主洎擁國以下
競為貴妃弟子每授曲之終皆廣有進獻時有
公孫大娘者善劍舞能為鄰里曲及裴將軍滿
堂勢西河劍器渾脫遺姸妙皆冠絕於時也
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
人而已玉貌錦衣況余白首今茲弟子亦非盛
顏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為劍
器行往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嘗於鄴縣
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
感激即公孫可知矣竹曰批子美以詩為散語故意多詞促此序引
張顛草書隱映頻達情態非公不闓此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

喪天地為之久低昂[敏功]曰言不自安也㸌如羿射九日落[鄭]曰

爗音酷灼也[朱]曰堯時十日並出令羿射中九日日烏皆死墮羽翼矯如羣帝驂龍翔

[夢弼]曰夏侯玄賦如東方君羣帝芳驂龍駕而翱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

海凝清光[趙]名状得意收字謂其有隱隱有聲也但舞一劒若謂其如雷如霆則非矣[洙]曰皆

言舞劒器回旋疾徐變態也[澤堂]曰神語絳脣珠袖兩寂寞[洙]曰蕪城賦玉貌絳脣[敏]

[功]曰謂公孫已死也晩有弟子傳芬芳[鶴]曰李十二娘傳其術臨潁美人

在白帝[鶴]曰白帝即夔州魚腹縣甫於此見之妙舞此曲神揚揚[澤堂]曰神

揚是舞妙處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侍

女八千人[鶴]曰先帝指玄宗也公孫劒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

反掌風塵澒洞昏王室[夢弼]曰指言祿山思明之亂也梨園弟子散

如烟 朱曰梨園弟子雜使皆流散也 女樂餘姿映寒日 趙曰指言李十二娘也十
月十二日見之此所謂映寒日 舉堂曰映寒日擬草草語如羇使空斜影使者隨秋色等語非杜不能他
人亦學不得 金粟堆南木已拱 朱曰見金粟堆南松栢裛註左傳墓樹拱矣江淹恨
賦拱木斂魂 瞿塘石城草蕭瑟 玳筵急管曲復終 夢弼曰按古樂
府今日樂相樂府綺殿文雅道玳筵歡趣密又歌曰朱脣動舞袖擧洛陽以童邯鄲女古稱淥水今白紵
催絃急管為君舞 樂極哀來月東出 夢弼曰魏文帝與吳質書南坡之遊白日既匿
繼以朗月樂極哀來愴然傷懷 老夫不知其所往 足繭荒山轉愁疾
撥濃至憐黯如野笛中斷聞者猶不堪也 趙曰公自言去留未定今徒足繭荒山耳足胝如繭也所謂重
既累繭是也 希曰淮南子楚欲攻晉墨子聞之自晉趙而十日十夜足重繭不休息至於郢見楚王
有歎 今自註傳蜀官軍自園普還 鶴曰大曆二年冬夔州作是年吐蕃入寇

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間天下兵常鬭江東客未還

夢弼曰甫自歎其未還故國也窮猿號雨雪老馬望關山澤堂曰老馬望關山猶是壯心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洙曰武德高祖年號開元明皇年號趙曰追念祖宗之盛時也鶴曰如趙去追念祖宗盛時則貞觀何以不言公之意蓋以太宗肅宗為皇太子以功高高祖明皇遜避位與之是時德宗以雍王為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以功兼尚書令為太子已三年故有此句默寓高祖明皇之事夢弼曰重再也

寒雨朝行視園樹鶴曰在夔州作然謂之視園樹而詩中言桃李梔子紅椒丹橘黃甘則是瀼西之園也詩必作於大曆二年冬

柴門雜樹向千株丹橘黃甘此地無趙曰江南種橘江北成枳則知甘橘惟楚地之所有耳澤堂曰以稀為貴非謂園樹欠此江上今朝寒雨歇籬中

秀色畫屛紆中秀一作邊新桃蹊李徑年雖故朱曰李廣贊諺曰桃李不
言下自成蹊。梔子紅椒艶色殊色一作復。鏁石藤梢元自落到
天松骨見來枯林香出實垂將盡葉蔕辭枝不重蘇
枝一作柯日重儲用切益穎愛日恩光蒙借貸希曰左傳冬日可愛清霜殺
氣得憂虞趙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澤堂曰接上句衰顏動覓藜床坐朱曰
管寧家貧坐藜床欲穿為學不倦澤堂曰以物狀之衰落自況老病緩步仍須竹杖扶
朱曰費長房授竹杖於葛陂化龍而去澤堂曰竹杖豈獨長房事杜註繁雜多此類散騎未知
雲閣處啼猿僻在楚山隅朱曰潘安仁秋興賦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趙
曰今公以別無官署故言未知雲閣處止在猿啼之地耳澤堂曰工部不得入朝有同散騎祇得如孤猿
在僻峽而已

白凫行【鶴】曰李巡曰野曰凫家曰鶩又爾雅釋曰水鳥也公以自喻大曆二年作

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夢弼】曰甫追思少年之時也化為白凫似老翁似一作象【杜】謠體【夢弼】曰自傷今衰暮也述異記鵠生五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蒼又五百年為白鵠故畦遺穗已蕩盡【夢弼】曰歎家鄉為寇盜所焚蕩也天寒歲暮波濤中歲一作日【洙】曰此杜公自喻也鱗介腥膻素不食膻一作臊終日忍飢西復東【夢弼】曰言已不食不義之祿也魯門鶢鶋亦蹭蹬聞道如今猶避風【批】夔憐蚿最是怨意【師】曰鶢鶋止於魯東門為避風也喻甫避亂依夔州【夢弼】曰國語海鳥鶢鶋止於魯東門外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

冬至【鶴】曰當是作於大曆二年時在瀼西

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夢弼]曰泥力計切 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自相親天涯一作天邊 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洙]曰西征賦飛翠緌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夢弼]曰南遠想紫宸殿賀冬公卿退朝也 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見三秦見一作是[洙]曰漢書項羽三分關中王秦三降將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鶴]曰當是大曆二年冬作明年正月果出峽

汝迎妻子達荊州[夢弼]曰荊州江陵府也 消息眞傳觧我憂鴻鴈影來連峽內鶺鴒飛急到沙頭[補]曰沙頭地名在江陵今為要市 嶢關險路今虛遠[修可]曰嶢音堯嶢關在洛北藍田武關之西以觀赴藍田故云 禹

侵

鼇寒江正穩流【洙】曰江漢巴東之峽夏后疏鑿朱紱即當隨綵鷁【夢弼】曰鷁倪歷切水鳥也船頭畫以驚水族青春不假報黃牛【批】難解【草堂】曰黃牛神祠言不待青春籍靈黃牛而即當安流順下云耳報即報祀之報也一說不待身之報春於峽中而吾已下峽也

馬度秦山雪正深度一作瘦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春色【夢弼】曰甫自峽往荊以春時也故國移居見客心【批】反覆叙致不遺【趙】曰故國人情之所不忍離也今自故國而移居以不得已而來則客心可見矣歡劇提携如意舞歡劇一作剩欲【洙】曰晉王戎好作如意舞喜多行坐白頭吟【洙】曰文君作白頭吟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蘂疎枝半不禁【補註】休齋杜子美詩有冷蘂疎枝半不禁語固佳矣而不若山意衝寒欲放梅為尤妙又荷葉荷花淨如拭此有得於佛書以清淨

荷葉喻人性之意故梅之寒故荷之清淨獨子羨識之【澤堂】曰要與梅花共笑而不堪令蕭寂寞也

庾信羅含俱有宅【黄】曰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適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羅含為桓温別駕以廨舍喧擾於江陵城西三里小洲上立茅屋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春來秋去作誰家短墻若在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此

若在如存皆書扎語卜築應同蔣詡徑【洙】曰三輔決録蔣詡舍中竹下惟開三經羊仲求仲從與之游為園須似邵平瓜【洙】曰邵平種瓜美故世謂之邵平瓜比年病酒開涓滴年一作因【□】甚直弟勸兄酬何怨嗟

別李義【鶴】曰在夔州作

神堯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道國洎舒國洎一作及實惟親

弟昆【鮑】曰高祖二十二子道王元慶舒王元名衛懷王玄霸楚哀王智雲皆先薨太子建成巢王元

吉以事誅詔除籍故止言十八太宗有天下故有十七子封王也 中外貴賤殊 師曰義宗
姓為內甫異姓為外故云貴賤殊 余亦忝諸孫 趙曰詳味詩意則李義者道國之裔孫而
公則舒國後裔之外孫也 丈人嗣王業 趙曰丈人指言李義之父也嗣王業則繼嗣前王之
業也 之子白王溫 趙曰稱李義也謂其溫如王也 道國繼德業請從丈
人論 趙曰申言丈人乃道國之後其能繼其德業者請從李義之父言之也 丈人領宗
卿 趙曰指李義之父嘗為宗正卿 肅穆古制敦 馬曰肅穆欽和貌古制敦謂敦厚宗族也
鶴曰唐宗室世系表道國之後為宗正卿者有二曰徵曰諫未詳義之父為誰 先朝納諫諍
馬曰先朝指太宗也 直氣橫乾坤子建文章壯 章一作筆 宋曰曹植字子建魏
文帝弟也能文夢弼曰義李義之父能文也 河間經術存 宋曰河間獻王德漢景帝子也
能明經術獻禮樂三雝之教 夢弼曰義李義之父通經也 溫克富詩禮 溫一作爾 骨清

慮不喧洗然遇知已談論淮湖奔【宋】曰言談論鋒起若淮湖奔狂不可
遏矣也憶昔初見時小襦繡芳蓀襦一作孺【趙】曰自經術存而下皆言李義
襦短衣也【鶴】曰蓀芳草當是繡芳蓀於襦上如繡袷也長成忽會面慰我久疾
魂三峽春冬交江山雲霧昏正宜且聚集【夢弼】曰南自言病師
峽中春冬之雲霧瘴氣易染成疾不可冒霧行役也恨此當雖樽莫恠執盃遲
我衰滂嚊煩【宋】曰舉盃恠我獨執之遲盖以滂嚊煩故也重問子何之西
上岷江源【宋】曰順流為沿逆流為泝自夔入蜀泝流也故曰西上也【夢弼】曰家語江水始出岷
山顛子少干謁蜀都足戎軒【夢弼】曰戎軒謂兵車也誤失將帥
意不如親故恩【洙】曰南幾不能脫嚴武之暴又為郭英乂所不容有是句少年早
歸来梅花已飛翻努力慎風水【洙】曰言世苦風波也【趙】曰舟行之所當慎

遇

也豈惟數盤飧夢弼曰數色各切猛虎卧在崖蛟螭出無亦

洙曰言所在皆害人者也此皆譏時夢弼曰猛虎蛟螭喻蜀中多盜賊也王子自愛惜夢弼

曰王子指李義老夫困石根洙曰謂不得其地也生別古所嗟發聲為

爾吞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夢弼曰在夔州作

丹雀銜書來暮棲何鄉樹驊騮事天子辛苦在道路

洙曰丹雀鳳也驊騮駿也言駿異處非其任道曰尚書中侯曰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前昌拜稽首受

之列子周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驅馳千里此言高司直通籍事主故以丹雀之於文王驊騮之於

穆王比之[illegible]曰丹雀以御書故栖泊無所驊騮以事君故道路多苦喻見用之為病也司直、非

冗官五荒山甚無趣去借問泛舟人胡為入雲霧去夢弼曰丹雀驊

驄二物皆王者嘉瑞喻高司直宜瑞聖世不宜在荒山今入雲霧尋封閬州故云甚無趣也與子

姻婭間既親亦有故〔洙〕曰姻婭猶言姻聯也詩瑣瑣姻婭非特親也又有舊故萬

里長江邊邂逅一相遇〔洙〕曰邂逅言不期而遇也長卿消渴尋公

幹沉緜屢〔洙〕曰劉公幹詩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濱〔趙〕曰公自言其病與相如公幹同清

談慰老夫開卷得佳句時見文章士〔澤堂〕曰指高欣然談

情素〔夢弼〕曰戰國策蔡澤曰公孫鞅事孝公竭智謀示情素伏枕聞別離〔夢弼〕曰詩

寤寐無為輾轉伏枕疇能忍漂寓良會苦短促溪行水奔注〔澤堂〕

曰以會合之易促興溪水之奔注熊羆咆空林〔夢弼〕曰喻盜賊也游子慎馳

騖〔夢弼〕曰騖亡遇切此戒之也西謁巴中侯〔趙〕曰封閬州也艱險如跬步

〔師〕曰半步曰跬巴蜀路險難行故云為求謁賢侯視蜀道險艱如跬步之易也〔澤堂〕曰主人不

世才先帝常特顧拔為天軍佐崇大王法度【師】曰主人指巴中侯玄宗嘗擢之為禁軍副將持軍整肅故云崇大王法度【希】曰漢天文志有羽林天軍唐志則為天武健兒神武天騎其以此為天軍耶淮海生清風南翁尚思慕【趙】曰言淮海則必嘗官於揚州等處也南翁者南方之老人也【師】曰南翁甫自稱以留滯於南方也公宮造廣厦术石乃無數【趙】曰凡官府貴處謂之公宮左傳搆其公宮【夢弼】曰諭肅宗再造王室人材之多也初聞伐松栢式猶卧天一柱【趙】曰此言廊廟之具矣非封閬州不足以當之神異經崑崙有銅柱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澤堂】曰此句似次律當之我病書不成病一作瘦成字讀亦誤讀一作字【澤堂】曰言不作書俚付司直口具也為我問故人【趙】曰故人指封閬州也勞心練征戍【洙】曰此詩觀末章則閬州是房琯也【師】曰言天子再造王室人材雖多一柱尚未用蓋言房琯見貶閬州訓鍊征戍之兵甫托高司直以勞問之也

錦樹行批題曰錦樹使人刮目鶴曰大曆二年冬東屯作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師曰日短歲暮皆傷老之將至而歲不我與也霜凋碧樹作錦樹洙曰木葉經霜而紅故若錦然萬壑東逝無停留洙曰聖賢之傷時者莫不寓意於此孔子所以有川上之歎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丘趙曰東郭夔州之郭也老人公自言荒戍之城當是指赤甲城公孫述所築青丘豈非指東屯以其在東故曰青飛書白帝營斗粟台師曰謂有所請丐也琴瑟几杖柴門幽青草萋萋盡枯死天驥跛足隨氂牛鄭曰氂陵之切又莫褒切夢弼曰氂牛其狀如牛而四節毛氂黑色出西南徼外趙曰草枯則無以充天馬之飼與氂牛無異矣師曰喻君子失所而混居小人之中也澤堂曰向人乞米而作此語自遣太不平帖自古聖賢多薄命夢弼曰謂如夷齊之餓死孔孟之不遇是也

姦雄惡少封公侯〔夢弼〕曰謂如樊噲之屠狗灌嬰之販繒皆是也故國三年一消息終南渭水寒悠悠〔夢弼〕曰南山渭水關中之景物皆祿山所陷也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兒狐白裘〔洙〕曰五陵漢帝五陵也言當貴者賤當賤者貴是皆傷時也〔夢弼〕曰春申君傳孟嘗君獻秦昭王狐白裘生男墮地要膂力一生富貴傾邦國〔趙〕曰傳玄豫章行男兒當門户墮地自生神生男有膂力可以用武致功則一生之間所取富貴傾動邦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批〕夔後語言多雜亂有適當然者當通前後看〔師〕曰如小人徒有膂力動取富貴蓋以天下風塵故也

白帝城樓〔鶴〕曰此詩當是大曆二年歲晏作明年正月公出峽

江度寒山閣城高絕塞樓翠屏宜晚對〔洙〕曰天台賦搏壁立之翠

屛註石屛風如壁白谷會深遊澤堂曰會猶可也急急能鳴鴈舊註莊子一鴈能鳴其一不能鳴主人曰殺不能鳴者輕輕不下鷗黃曰列子海上人好鷗鳥其父欲取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夷陵春色起夔府曰夷陵峽州也漸擬放

扁舟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鶴曰以後篇口虒考之當是大曆二年冬在夔州作

城暗更籌急。樓高雨雪微。澤堂曰樓勢高迥雨雪不侵故曰微稍通綃。幕霽趙曰綃繊也謂天霽霽之色薄如綃遠帶玉繩稀。朱曰玉繩星名謝玄暉詩玉繩低建章澤堂曰玉繩非名乃指星躔壂之狀門鵲晨光起檣烏宿處飛寒江流甚細有意待人歸澤堂曰不肯急流似有意於待人

九

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鶴〕曰梁權道編在大曆元年按史是年冬無雪當是大曆二年作史云十一月雨水氷可知其有雪矣

山木抱雲稠〔夢弼〕曰稠音綢密也寒空繞上頭雪崖纔變石雪一作雲風幔不依樓社稷堪流涕安危在運籌〔[illegible]〕曰漢書運籌帷幄之中看君話王室感動幾銷憂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二十二